

茗

柯

文

編

序

武進張大令式曾將重刻其曾祖王父皋文先生茗柯文集而以寫本示余屬爲之序蓋文章之變多矣高才者好異不已往往造爲瑰瑋奇麗之辭倣效漢人賦頌繁聲僻字號爲復古曾無才力氣勢以驅使之有若附贊懸瘤施膠漆於深衣之上但覺其不類耳敘述朋舊狀其事蹟動稱卓絕若合古來名德至行備於一身譬之畫師寫真眾美畢具偉則偉矣而於其所圖之人固不肖也吾嘗執此以衡近世之文能免於二者之譏實鮮蹈之者多矣皋文先生編次七十家賦評量殿最不

失錄黍自爲賦亦恢闊絕麗至其他文則空明澄澈不復以博奧自高平生師友多超特不世之才而下筆稱述適如其量若帝天神鬼之監臨褒譏不敢少溢何其慎與自考據家之道旣昌說經者專宗漢儒厭薄宋世義理心性等語甚者詆毀洛闢披索疵瑕枝之蒐而忘其本流之逐而遺其源臨文則繁徵博引考一字辨一物累數千萬言不能休名曰漢學前者自矜創獲後者附和偏誠而不知返君子病之先生求陰陽消息於易成氏求前聖制作於禮鄭氏辨說文之諧聲剖晰豪芒固亦循漢學之軌轍而虛衷研究絕無陵駕先賢之意

萌於至隱文詞溫潤亦無考證辨駁之風盡取古人之長而退然若無一長可恃其蘊蓄者厚邊而蔽之能焉而不伐斂焉而愈光殆天下之神勇古之所謂大雅者與張氏之先兩世賢母撫孤課讀一日不能再食舉家習爲故常孝友艱苦遠近歎慕自粵賊縱橫東南糜爛常潤等郡室廬蕩然張氏之窮約殆有甚於疇昔書籍刻板皆摧燒不可復詰矣余昔讀張氏諸書旣欽其篤行茲重覽茗柯文編樂其復顯於世也乃忘其陋而序之同治八年十月湘鄉曾國藩

序

武進張皋文編修以經術爲古文於是求天地陰陽消息於易虞氏求古先聖王禮樂制度於禮鄭氏豈託於古以自尊其文歟又豈迂回其學而好爲難歎聖人之道在六經而易究其原禮窮其變知扶陽抑陰之旨然後交際之必辨其類議論之必防其流失也知經上下定民志之旨然後措施必求其實有裨於治許與必衷於彝典也下及騷選其支流也近時易學推惠氏棟禮學推江氏永而二家之文無傳蓋義之附於經者內也義之微於文者外也由內及外而發揮天人之際推闡

制數之精其所蘊更宏其所就更大惜乎編修之不究其用而遽沒也編修所著書元爲刊其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儀禮圖今其友李生甫張雲藻又爲刊其編年文集爲四卷而屬序於元因闡編修之素所持論俾後之學爲文者決擇焉若其文之不遁於虛無不溺於華藻不傷於支離則又知言者所共喻也嘉慶十四年夏

阮元序

茗柯文初編目錄

賜進士出身光 實錄館纂修官 武英殿協修官翰林院編修張惠言著

初編

自戊申至甲寅凡文十八首爲一卷

二編

丁巳戊午凡文四十三首爲二卷

右先生庚申歲自編有自序

三編

自己未改庶常至辛酉散館止凡文三十首爲

一卷

右先生辛酉歲自編

四編

自辛酉五月至壬戌五月凡文十四首爲一卷
右先生旣沒士錫於遺稿中編錄者先生自
編其文凡爲他人作及壽言率不錄故據爲
例所刪文則別編焉甥董士錫謹記

茗柯文初編目錄

自戊申至甲寅凡文十八首爲一卷

游黃山賦并序

黃山賦并序

寒蟬賦并序

秋霖賦

望江南花賦并序

竹樓賦并序

賀春賦并序

鄧石如篆勢賦并序

長平鏹箴并序

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莊先生遺文後序

書墨子經後

讀荀子

讀柳子厚天說

送惲子居序

送張文在序

莊君墓表

崔景偁哀辭

茗柯文初編

游黃山賦

聖
經

黃山者靈圉之閒館有方之鬱林夫其奇瓊詭麗超絕
列嶽蓋象崑崙閬風方丈蓬萊又其幽扃宮別杳冥卉
旭凝霜仍雪闕自太始舉世罕能登陟是以容成宅其
陽浮邱棲其顚軒皇練其鼎玉女流其函鸞鶴翔其林
芝英挺其阜亭與桐城王灼濱麓客遊茲邦因往探焉
故復麤覽誕略未遂冥尋然于高則窮蓮花之崇于奇
則盡雲海之怪亦足以極茲山之絕觀方俟永解纓絡
結廬神喚故聊託篇翰以誌勝懷左思曰登高能賦者

頤其所見也其所未覩蓋闕如也

迫區中之隘陋兮蘋寥廓而神攢行周覽乎八極兮騎
驛驍以踟躕崑崙荒忽莫可搖集兮奄息氾濫舒節乎
三天子之都朝吾濟夫容渙兮覩容成之高臺巒巖巖
之峗崿兮拂穹窿而上回連岑吁其块北兮徑曼羨以
延屬經崇駁駢以撇天兮厯隨罷陀以頽谷霞嬰雲汨
般以澹蕩兮嵒崿紆滿紛以相逐時固未臻乎黃山也
忽丹嶂之岑嶙兮纈羣峭以霞起浮纖削而棽敷兮勢
振颺而不已心炯炯而上假兮自眇眇而無倚何風引
而歛去兮慶不可乎彌接夕信宿于招提兮浴神溢之

湯湯陰火。燭薄于巖幽兮。伯僑無忌奔以回。皇疏煩想于游蒙兮。霍然飄除。霄然雲揚。乘凌兢而絕太陰兮。與眞縛乎。相將橫窈窕以互折兮。俠飛泉以高趨間幻景之恍惚兮。有空相之僂廬。旋室竚篠以姍娟兮。袂振鷺翳而相扶應。眞卓錫以遙佇兮。狀頰頷而睢盱羌尋昫而無見兮。悵天闊之不我舒。厲歸廻而百轉兮。穿劙劣以上征雲。霏霏而襲予兮。后氣黜默而愈清岑。嵒雜遝以差錯兮。衛蒼隱倚追以縱橫。堂防絕限嶠以艱路兮。慄殆恍冥梁以搶攘。入鬼室之懿渢幽杳兮。出雲窟之室寥窈冥搏。捨御之膠。蓋梧兮尋光景之晦曖。鑿暝

稍定氣而回眺兮。矗天都之巍巍。下嶮崿而刻削兮。上洪紛而錯。崔嵬翹撇烈。孤以獨舉兮。虧重陽而下迤形。構溢遠。若不知其所極兮。盪空青而無依。縵澤絡繹交以騰湊兮。龍鱗霞駿。煥以林離。天扉石室。儼以高墜兮。亢鳥騰乎。將吾止之。獨擣首而不可卽兮。心徊徊而不怡。仰穿溟涬兮。上出彷徨。傾臺兀兀兮。俛視崕嶺震慄。徙倚兮。一升極目。天表兮。洋洋蓮華藪萼。以右起兮。翼天都而雙標爭奇角。詭兀不相讓兮。峻嶧鬼巖。据以天橋紅采翠氣交曳而竝颺兮。蒙合欲歛半散以招搖。披桃花而屬夫容兮。前雲門而概逍遙。往往高松負石以

成質兮壁走樛枝以還會東西蜿蜒徙靡而卻負兮蛟
螭蟠螺相詭而異態沫疏仡之霜雪兮禪通之沆瀣
猿狹仰睖而不能舉兮離朱目眩而不能紀流視羣峩
靡何纍纍高低混茫巒積參差鬱撓天地茫茫霏霏似
驚潮之鴻涌于海門兮如崆峒之冢列于庭階也于是
睸奇選崇望蓮華之顛而造焉降巒崿而陟槃則兮向
兀婁而踐巔齧風磴運裏以穿涉兮后齒盱誠以燭突
逡巡二分以側足兮下視巔嚴摩竚以罔沕嚙吟跼
僅乃得度兮自眩轉而克忽詘轄折技熊經以卻立兮
浸淫啞明攀以中必雖荆忌之慄佼疾迅兮猶廩廩而

氣失爾乃石扇頽砾兮掩杳玲瓏曾宇覆竇兮宛渾交
通參差蔽虧兮壹陰壹陽枝櫓刻削兮神樞而鬼工淹
回旋而詰屈兮邈乾坤其若蒙歛曠涌而上出排闔闔
之蕩蕩軼遊氣于鴻濛凌虛無而獨立兮貫到影而高
厲倚瑤光而部眾神兮捐豐隆而扶屏翳馮農蒙而下
囑兮泊修稟于一氣崕峯鑽列瑣碎而不可詰兮宕冥
冥其容裔攬九海而撫八紘兮吾乃今日窺天地之所
際竭吾下夫崔巍兮降雲梯之巒崿逶迤柔折以規轉
兮阨隣稽而若顚得底平而出天壁兮乃馮冢而極巔
圍羣象于寸眸兮駢衍振陳宮以嶷顏擗菌蘭之卅六

兮。竚元君于雲間。卻睨巨壑。兮。嶽淫焜。漾漾兮。奪精僊。
之。人兮。威蕤紛。何爲乎。揚靈總圭笏。兮。相翔吹參差。兮。
杳冥滿。湟陸離班。以屯塞。兮。振耀。留鑾瀾。以煌熒。四顧。
揭北莘莘。綻緇怪物。神鬼紛羅交馳。巨鼈沒吻。以銚銚。
分郤。巔鳳而踴跕。狡狢胡談。以奮疊。兮。作首目之彰。而。
巨靈高掌。于雲外。兮。勢爪踢。乎華衰女娥。幼眇以流睇。
兮。被長佩之蕤綏。百怪欺犯。以噩對。兮。儼瞵瞬。而睽睢。
羣岳。岳以嶷嶷。兮。隨顧盼。以駭驁。卒悚悚。以驚魂。兮。中。
怡悵而意迷。曾嘶窪窓。日夜出雲瀚沛。茀鬱烟。烟燶燶。
紛颺起而屬天。兮。泊混會而渾庵爾。乃輕颺乍起。岩拂

四表涒揚驚奔泮渙騷擾紛紜。遑廻以下降兮綢繆周。
盪轡以旁繞。穹窿糾撓。皇以回薄兮。紆鬱漫衍敷以綿。
邈圓宇。廓以清激兮。柔祇濫其漫漫。墮市湏洞千里而
無極兮。州神大瀛倒灌而外環。于是紛蕝惝恍漾漾。
澌陰隨曳轍。闔旋冤溟。洶洶其交會兮。滂煩澑而紛。
屯巖巖累峩。怒起而涌出兮。吸溟浦率迫隘而復還。
鯨回鯢擊若光。而若滅兮。變化天擣。穆以龍翰。儻蠕蜎像。
揚光以出入兮。忽若鯀人水斐。飄麗以眇曼。三山滉漾。
欵在水下兮。渺不知其所遷。崕中起而突植兮。又象碣。
石之孤騫。潛肱謫。幻儻忽而萬變兮。單不可乎究原。干

是目誠意蕩志慢神疑忽兮改容微波不揚輕塵不飛
直際天極浩平瀨瀨沈沈溶溶鱗鱗離離嘻嘻兮旭旭
天闔兮洞開翠爲繆兮朱爲旗金爲闕兮銀爲臺仙車
九葩兮紫蓋委麗鮮扁卉翕兮紛縕輝光炫耀兮陸離
暢颺然而與神俱兮廓蕩蕩而高馳曳寫霧而遵逝兮
厭浥襟之英英披靡蕪之幡纓兮宿喚轄之松聲幽人
爲我揮琴兮儀徵江鈺字麗遇素女于太清山鳥更唱
田隱居山中而赴曲兮流仙樂之泠泠紛吾窮此遐覽兮與無友而
爲期揖松僑而儻游兮載羨門而與之歸逝散髮以消
搖兮遺氛氣乎獨來乘日月之精照兮綴雲虹之采蕤

左格澤之炎精兮右屬卿雲乎崦嵫蒼虬顛鸞赳糗以
相待兮丹砂赤醴煜爛以凝滋餐六氣以呼吸兮差五
采之璫枝庶遠遊之輶舉兮聊發軌乎自茲

黃山賦

余旣作游黃山賦或恨其闕略非昔者居方物別圖經
沐浴崇碑羣類庶聚之意也乃復擣采梗概爲之賦云
丹陽之南巒障之中有黟山焉是日三天子之都上絡
斗紀下樓衡巫外則率山崔嵬乎近作嶂陪以大鰐屬
以匡廬廬江出其西漸江出其東千源萬派經營淡澹
各走相詭宛潭黯黮回鑄隘羸迫觸韶輶逆防孫理稍

晉出宿勢若矢激不可迫覽雷出電追轉石異聲闇沛
汨淚泙龍鏗訇漻穆祫裕磕磕悲鳴鐘鏞穆羽將鎗代
更蕩滅燥堦纖潛不藏文錦鱗礧瑩瑩煌煌若此者數
百千處然後深闢會流交注羣輸澑澑漳漳上合彭蠡
下達曲江爾其大勢則嵒嶮崆峒糾纏巒崎積沓墮而
陰陽蔽虧夫容菌蘭倚天無茄形精互輝灼若朝霞其
晉高則上出閭閻平睨寒門頽視一氣空如下天其窮
陰則涸沵寥悵昧不見太陽乃有因提之雪循蜚之霜
其石則蹠踔刻削岫厓增積撙總別追重疊并益將頤
復稽附崿躡躋縱橫賦旰震心警魄黝質斑采炫耀龍

鱗隨物成象百怪千端若有鬼神突怒凌厲單不知其所原增嚴重岫懿曖冥冥環棟複笮脇施瓏玲陽光迺輝疑自地燭不見天形或乃湧竈金鼎威蕤玢靈匡牀方几羅于其庭霞文碧篆守以六丁爾乃覽其支絡周其宮別于前則雲門豁閒尤峙高闢夫容桃花紫石丹沙疊障擲益青鸞石人儻儻苕苕爰有溫泉是之自出天都巍巍歸然特雄蓮華右起爭隆匹崇紅杏交錯洪紛馮戎羣峯來朝若環紫宮其上則有仙屏石室醴泉之池白橘月魄藏華發奇其左則天柱屹屹探珠參差軒轅上昇仙樂天衣青鍔白鵝嶺嶠巍嶷九龍懸泉消

搖之溪堪溶洗半悲萬狀澄奠百尺輝黛沈颺列如
鱗星揮布茫望于中乃有錦鱗揚鬐石斑無雄鯥魚兒
啼其石則有飛雲龍際容成浮邱石牀布水聖泉飛來
松林采石紫雲翠微霍鮮互別翶翔相追其谷則乖龍
老蛟蟠淵處千灤亂入冬夏激雨鳴扶延延雲轉雷
聚舟臺中墳是曰天海巒概眾徽萼棼紫衆家彩厥嶃
陴貢其惶絡繹臬杌藹空流光艳霞飲焱髦紛前翠彩
灌漫般爚旁于後則仙都名峩師子亹奮丹霞石琴屬
以始信叢石筍植緣卒而起箭礬峩崿池未已蔚乃
其木則有木蓮九照神州無偕檀杻蒼柏海桐辛夷楓

樹檉榔橩桂黃楊栱权交柯魁瘦粉揚馮凌藩京鬱鬱
尊尊上轟重陽喬羽聳炕旁卻日月中稽風聲櫺樹叫
嵩無時晏甯賴根陰幹出火自照輝輝熒熒其下乃有
白虎蒼豹素雌元熊山間一角醜鹿人从倏來報往驚
啼羣証獲父喜顧獐子猿公蒼髯修顙接幹回叢透脫
牢落夫掉無窮其上乃有雙鶴獨鶴列仙之乘碧雞流
離雍雍嬰嬰頻仰之鳥引曲赴節若調乎簧笙其松則
枝梧節族肩石鼈雲蛟螭倒投之而鱗鱗仰矚撇烈不
見柢根奇瓊易貌視之無窮察之無端其下乃有琥珀
威亭伏靈石脂蘊精闕采倦靈是資草則鋪于披靡輒

荔蔚蘿蕪突蘿蒟蒻薜荔珊瑚翠雲龍脩雲霧春芳
隱隆秋馥霍濩漫萼花散榮翕習蔓茗青碧翠紫菲菲
菁焰耀煌扈不可紀名粵有大藥黃連山精餘糧大苦
茱萸回芸赤砂石乳紫芝九莖石藍之花千年一榮神
農未知愈跗未更若乃黃柑丹杏桃栗杜榦枇杷棠梨
若櫟木蘭彼子林梅鱠芳裂芬林禽崖密松肪出焉爾
乃其懸磴突驥揭孽側足庾婁犯峯疋踏碓轡仰冠傾
陔俛跡窈窕震震慄慄萬端異類氣盡汗駢悅悅魂隊
進不敢征退不得喙悠忽怊悵自不敢昧蚊息扶服能
經鳥晦然後得屆焉若其凌鴻濛貫倒景憩涵泣息淬

溟浮恍惚超虛無爛昭昭神靈居沉澨漏瓊英充偓佺
所征嶽扈豐融聚穀公樂呼吸亡雙子是天雨新霧蔚
晉朝濟。贊。船。块。北。滂。洋。四。施。襄。混。懷。隧。馮。徑。陵。夷。東。混
扶桑。日。之。所。出。南。潰。炎。風。西。淹。總。極。北。沴。積。冰。漫。漫。汨
汨。風。至。波。起。天。地。岌。業。狀。若。浮。海。說。于。碣。石。沄。沄。積。陵。
化。爲。魚。龍。徵。鯨。奔。鯢。稠。巖。續。翻。土。囊。鬱。勃。萬。響。怒。叫。驚。
禽。悲。獸。跡。魂。哀。嘯。轔。轔。隱。隱。不。知。處。所。顧。聆。忽。荒。皆。在。
水。下。翔。陽。震。盪。漏。波。憑。興。浮。彩。下。爛。絢。耀。上。升。天。紀。地。
緝。薩。扈。煌。熒。九。光。十。彩。轉。互。代。更。蓬。萊。闐。風。昆。侖。曾。城。
琪。樹。建。木。珊瑚。琳。瑯。戴。勝。虎。齒。雒。陽。流。形。匝。匝。無。端。隨。

望而生納縕。元黃憎將會礪。憑蒙龍睨天。縛靈之靈靈。
鎮高邁。橫凌九坑。杳天外。于胥樂兮發蒙蓋。

寒蟬賦

陸士龍謂蟬有五德故爲作賦亦復僑居之感貧才之歎也余唯其蛻觸滅辭泥滓清潔莫尚無營于物而喧喧不已豈莊生逍遙老氏守嘿之旨耶暇日省陸賦聊致思焉

夫何寒蟬之修絜感時運而來翔辭繙涅于埃滅翬乘風而適行儻旣翕于五日歟畢伏于淹望何變化之至神而知幾之孔章也端廣額以飾首抗修綏以儀冠班

文章之照爛矯流離于輕翰曠體泉以爲飲接沉澁而
爲餐棲一枝而有餘翳片葉而爲安心抱清而守素體
逍遙以自然胡嘈嘈以悲號聲感激而永慕橫滔涸而
頻咽鬱起厲而榮互紛旁振以接響唉逐聲而合趣款
餘芬于勁秋弔陳芳于假夏恐雨雪之夙集淹餘光之
易謝怨王孫兮不歸紛啾啾而誰訴豈緘默之不能將
多言而未寤頌曰繫惟塞蟬稟五德兮精類外様內任
白兮居高揚清姱而不閉兮應候守信亮志以壹兮含
氣飲露泊其無求兮逍遙棲遲孰非大游兮益葆厥章
貞以長靜兮閉志自藏保正性兮桀汙遷爽任而不守

兮嗟爾至德永以爲友兮

秋霖賦

何重露宵宵之曖曖兮曠訥訥而無謁八溟傾以靈霍
兮天地鬱杳以滲離羲和潛轡于太陰兮金樞弭節而
勿御屏翳萌霓以扇威兮豐隆日夜而屯聚值秋氣之
淒淒兮況茲霖之沿漸登高城之曠覽兮潦汨減以四
集清漳奔陽以潰溢兮平蕪漾漾以瀦瀦川原森其無
津兮哀行旅之深涉驚鴻高鷗側翼而孤瞬兮雁嗷嗷
而無依塞翼溼而不飛兮稻梁悠而不歸心抑鬱而無
憮兮暮獨返乎虛堂颯風淒淒而入幃兮雷循檐之浪

浪茅闔苦而不蔽兮雨足入于空牀夜沾溼而十起兮
屢顛倒乎余裳獨專專而不寐兮百慮頽而侵尋故鄉
杳以日遠兮又流轉而北南唯同懷之宗厯兮共千里
之忉忉造分襟于假夏兮淹清秋之緒風欲褰裳而就
之兮限浮潦之淫淫念人生之靡樂兮恨秋夜之不旦
聊援翰以抽思兮薛中懷之惄惄

望江南花賦

庭有小草宵蟲晝炕莖不盈尺黃花五出四枱交蔕僻
而同氏葉必其偶縱午相代開秋發芳風嚴霜頽而彼
寸柯方翦厥章客有言其名者是曰望江南之花旣感

其道爰爲賦焉

何小草之珍瑋。感茲名之見奇。其纖支附柯。簡節薄葉。
之麗生也。翳弱草繁蕪。眾根萌。諶荏枝條倚靡。遊塵離。
焉。穠颺吹焉。於是晚春早夏。百卉茂止。紝丹睨其左。錯。
紫睥其右。剗費翬散。饒部瀾漫于其側。拂兮其不逮。時。
也。委委猗猗。誠未足以命知其異也。抽兮首兮攏乎其。
不爲之友也。爾其覩朝陽而布葉。矯夕儀而歛陰。託秋。
霜而表榮。倚曾墀而效心華。不飾悅香。不越林羣。不比。
標偏不戾。參獨專專。兮沈沈。體志安隱。醞醕深深。淒淒。
兮秋風飄颻兮。吹我襟初服兮。敢化悲冉弱兮。弗任諒。

君子之不佩悵永望兮江南

竹樓賦

崔格卿嗜竹自號曰竹樓好事者爲畫竹樓圖煙標旣
竝雲闕在茲亦勝情者所寄也請余賦之辭曰

江南之幽篠兮百尺而不見陽石結根而成色雲裁葉
而舒光赤山直素流折紺寥寥縹淚汨汨雕氣而縛景
水陽朝而陰夕乃有高樓起乎其中修欄層倚空牖玲
瓏虛瑤席以受碧倒瓊霞而鏡紅蒼苔孤侵人聲四沈
單鶴偶叫潛蚪一吟雲百態而逕入風萬響而來尋于
是幽居之士任達之流適爾長嘯渺焉登樓結柔條兮

三春發勁幹兮九秋是時芳杜已歇桂枝方彫悟窈窕
之既晏顧防露之未朝理紛縕之昔悅屬郢客之長謠
謠曰洞庭波兮湘水深山中人兮青玉衿橫千里之騁
望報蘭茝之素心遂爲頌曰猗彼修竹君子德兮綠文
翠章儀其有則兮登高望遠孰其可識兮絕世獨立與
爾爲極兮

賁春賦

海甯張文在僑居京師屬畫者作賁春圖以自況爲擬
梁生之賦以敘之

清徵
王漬齋

駢人之選
王揚甫

房日長感梁鴻兮。作歌。摻妻息兮。內傷信余志兮。弗諒容。回徇兮。微祿與搏觚兮。異方世不云兮。我穀總余駕。兮將逝攬九州兮。一達心眩沄兮。故閭雲夢蕪兮。蔽之託廡下兮。願顧聊消搖兮。時暨固靡冀兮。尙賢幸芳馨。兮未沫惟歲暮兮。窮陰風調調兮。振林眾離離兮。余笑心惻惻兮。孰任。

鄧石如篆勢

倉籀旣悠蟲鳥茫晦。秦斯改文小篆。是紀大書刻山封石頌德。摛華絢懿。後輩是則。佐隸趨簡迺及分勢。六書載清八體亦廢。二漢絲延厥緒。弗恢金刻石蘊莫究。莫

追般般石鼓發于陳倉疇曰體謗庶有憲章在唐李監
載紹厥武我聞其書蟲蝕鳥步傳刻世貿厥真亦耘穀
姿媚妍維僞斯仞鐘張之法代傳代工曾是曩文弗軌
弗蹠猗歟鄧生好古能述振茲墜風洪此藻筆俗學紛
縕辭之廓如古人不見誰毀誰譽聞諸蔡邕篆勢有賦
旁涉僞作緣絲凝露用範用闊竚思詳觀敷摧彬桀永
光藻翰其詞曰

雷兮風回歛兮電追夢兮梢雲之冒松櫟澗兮百川之
隘堆屹澈兮逆折豁閒而東歸清思下蒸迅神上落經
緝中彌觚芒周作突植立以離偶乃翕趨而俛遷窈窕

冥冥若首若鶩若應龍將鯢以須震霆幡幡慘慘若陽
若陰似柔柵實榮不可見風或衡運規旋或孤出介人
或來而忽往或闢而不翕或圭組黻佩或瓦碎冰潛縱
橫細繙絡繹縝紛遠而望之若異類崕崿竝出鷗首目
之縱莘卽而察之若慈母字子裴回遷轉煦嫗而相分
何分銖之足算豈金鐵之作擬振蓀林之絕塵追軼軌
于秦始嗟作者之難覩信知道之實稀舉梗概而略論
願執簡以同歸

長平鏃箴

內閣中書趙君億孫藏銅鏃一枚云自言其外祖父某

副使官山西得之高平土中其地是古長平疑秦趙戰
鎌也春中而殺以爲刃以周尺度之長二寸兩從迤以
博得寸之半鋒斷存者半寸而旁鋒而下刃枝出夾筭
者寸也權其重得今稱七銖二黍于古蓋半鎌而弱以
是知考工記云鋼矢長寸圍寸鄭康成氏讀爲長二寸
猶信而圍亦當爲二寸而鄭氏略也又惜其鋒之不完
無以測古三塊爲幾何重也趙君幼而受之其母夫人
夫人幼而受之副使往時其廬火夫人嫁時物悉燬而
此鎌獨存今夫人歿若干年趙君出視未嘗不欷歔也
余旣獲觀焉又讀趙君所自爲銘感其志乃作箴曰

嚴嚴古鑄出自長平昔在嬴趙戰爭所營礮礮革革曰
維凶惡孰樹俾斯而是寶是服旣刊旣蘊旣夷厥銛旣
貢厥華而蒼赤是漸旣拔曾壞旣襲厥珍孰吉金赤鏽
而此焉不賓故晦者飾之大恆者道之泰有眾弗愛雖
材必劖有文弗揚雖元必章矯性而性性性者門也無
用而用尊用者存也匪童之誨曰謩以爲戒匪今之謂
曰母訓是勤母言不敢告侍旁

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右賦七十家一百八十篇通人碩士先代所傳奇詞與
旨備于此矣其離章斷句闕佚不屬者與其文不稱詞

者皆不與是論曰賦鳥乎統曰統乎志志鳥乎歸曰歸乎正夫民有感于心有概于事有達于性有鬱于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于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變化天之濛濛地之囂囂日出月入一幽一昭山川之崔蜀杳伏畏佳林木振硪谿谷風雲霧霑震寒暑雨則爲雪霜則爲露生殺之代新而嬗故鳥獸與魚草木之華蟲走蟬趨陵變谷易震動薄蝕人事老少生死傾植禮樂戰鬪號令之紀悲愁勞苦忠臣孝子羈士寡婦偷佚愕駭有動于中久而不去然後形而爲言予是錯綜其詞回悟其理鏗鎔其音以求理其志其在六經則

爲詩詩之義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六者之體主于一而用其五故風有雅頌焉七月是也雅有頌焉有風焉烝民崧高是也周澤衰禮樂缺詩終三百文學之統熄古聖人之美言規矩之奧趣鬱而不發則有趙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詞表指譬物連類述三王之道以譏切當世振塵滓之澤發芳香之鬯不謀同偶竝名爲賦故知賦者詩之體也其後藻麗之士祖述憲章厥製益繁然其能者之爲之揄暢輸寫盡其物和其志變而不失其宗其淫宕佚放者爲之則流遁忘反壞亂而不可紀謗而不觚盡而不嚴肆而不衍比物而不醜其

志潔其物芳其道杳冥而有常此屈平之爲也與風雅爲節渙乎若翔風之運輕縠灑乎若元泉之出乎蓬萊而注渤海及其徒宋玉景差爲之其質也華然其文也縱而後反雖然其與物椎拍宛轉冷汰其義轂轢于物芬芳乎古之徒也剛志沒理輓斷以爲紀內而不汙表而不著則荀卿之爲也其原出于禮經樸而飾不斷而節及孔臧司馬遷爲之章約句制寡不可理其辭深而旨文確乎其不頗者也其趣不兩其于物無弱若枝葉之坤其根本則賈誼之爲也其原出于屈平斷以正誼不由其曼其氣則引蕡而不可執循有樞執有盧韻滑

而不可居。開浚宦突而與萬物都其終也。荔莫而神明爲之橐。則司馬相如之爲也。其原出于宋玉。揚雄恢之。脇入竅出。緣督以及節。其超軼絕塵而莫之控也。其波駭石罿而沒乎其無垠也。張衡盱盱塊若有餘。上與造物爲友。而不遺埃墟。雖然其神也。充其精也。蔡及王延壽。張融爲之傑格。拮据鉤子。最特而俶诡。可觀其于宗也。無蛻也。平敞通洞。博厚而中大。而無瓠孫而無弧指。事類情必偶。其徒則班固之爲也。其原出于相如。而要之使衷昌之使明。及左思爲之博而不沈。贍而不華。連珠焉而不可止。言無端厔。傲倪以爲質。以天下爲郛。

廓入其中者眩震而謬悠之則阮籍之爲也其原出于莊周雖然其辭也悲其韻也迫憂患之詞也塗澤律切琴轂紛悅則曹植之爲也其端自宋玉而柄其角摧其牙離其本而抑其末浮華之學者相與戶之率以變古曹植則可謂才士矣搢搢乎改繩墨易規矩則佞性也不搢于同不獨于異其來也首首其往也曳曳動靜與適而不爲固植則陸機潘岳之爲也其原出于張衡曹植矯矯乎振時之儔也以情爲裏以物爲襍鏤雕雲風琢削支鄂其懷永而不可忘也益乎其氣煊乎其華則謝莊鮑昭之爲也江淹爲最賢其原出于屈平九歌

其掩抑沈怨泠泠輕輕其縱脫浮宕而歸大常鮑昭江淹其體則非也其意則是也逐物而不反駘蕩而駁舛俗者之圓而古是抗其言滑滑而不背于塗奧則庶信之爲也其規步矯驟則揚雄班固之所引衡而控轡惜乎拘于時而不能騁然而其志達其思哀其體之變則第矣後之作者概乎其未之或聞也

莊先生遺文後序

右莊先生遺文若干卷其子有可輯錄先生德博而居隘志昌而遇蹇更貧困務自刻苦爲學問於六經之指古先聖之微言絕學三代之制作井田禮樂政法臯皇

大義削刻傳注審白決黑究之于心持論不爲師說搖
惑將欲有所著述未及就以授有可先生之歿二十年
而有可學成周易春秋毛詩周官具有論說既乃撰次
先生所爲古文辭歌詩都爲一編徇其友王灼敘而藏
之蓋有可旣成先生之志乃敢集先生之文蓋其重也
余不幸幼而孤少長讀先君子所爲詩識先生名知先
君子于先生友也旣與有可游識先生之緒論有可之
窮如先生其爲人進退無咎悔其學不求知于世一如
先生先生雖蘊其學不得施用有可能述其書以傳于
後能成其身以章先生之德其父子之際雍容刻厲觀

予茲編可以悲而樂之先君子旣與先生交有可又辱
與予善而予學日以困無以自樹立將忝其先人于有
可之集先生文益愧赧悚惕而不能自己也

書墨子經後

右墨子經上下及說凡四篇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
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節此也墨子書多奧言錯字而此
四篇爲甚勝注旣不傳世莫得其讀今正其句投通其
旨要合爲二篇略可指說疑者闕之古者楊墨塞路孟
子辭而闢之自孟子之後至今千七百餘年而楊氏遂
亡墨氏書雖存讀者蓋鮮大哉聖賢之功若此盛矣墨

氏之言脩身親士多善言其義託之堯禹自韓愈氏以爲與聖賢同指孔墨必相爲用向無孟子則後之儒者習其說而好之者豈少哉老氏之言其始也微不得孟子之辨而佛氏之出又絕在孟子後是以蔓蔓延延日熾月息而楊墨泯焉遂微苦以悲老佛之不遭孟子也當孟子時百家之說眾矣而孟子獨拒楊墨今觀墨子之書經說大小取盡同異堅白之術蓋縱橫名法家惠施公孫龍申韓之屬皆出焉然則當時諸子之說楊墨爲統宗孟子以爲楊墨息而百家之學將銷歇而不足售也獨有告子者與墨爲難而自謂勝爲仁故孟子之

書亦辨斥之。嗚呼。豈知其後復有烈子。是者哉。墨子之言。諱于理而逆于人心者。莫如非命。非樂節葬。此三言者。偶識之士可以立折。而孟子不及者。非墨之本也。墨之本在兼愛。而兼愛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兼愛之言曰。愛人者。人亦愛之。利人者。人亦利之。仁君使天下。聰明耳目相爲視聽。殷肱畢強相爲動宰。此其與聖人所以治天下者。復何以異。故凡墨氏之所以自託于堯禹者。兼愛也。尊天明鬼尚同節用者。其支流也。非命非樂節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唯惑其兼愛之說。故雖他說之詩于理。不安于心者。皆從而則之。不

以爲疑。孟子不攻其流而攻其本末。誅其說而誅其心。被之以無父之罪。而其說始無以自立。嗟夫。藉使墨子之書盡亡。至于今。何以見孟子之辨嚴而審簡而有要如是哉。孟子曰。我知言。嗚呼。此其驗矣。後之讀此書者覽其義則于孟子之道猶引弦以知矩乎。

讀荀子

一言而本末具者。聖人之言也。有所操。有所遺。然而不虛。言以救世者。賢人之言也。操其本者。不弊。操其末者。未有不甚弊者也。孔子之言性曰。性相近。習相遠。上知與下愚不移。所謂一言而本末具者也。孟子之言性

善所謂操其本也荀子之言性惡所謂操其末也其言
殊之所以救世之意一也孟子曰口之于味目之于色
鼻之于臭耳之于聲四肢之于安佚是性也亦與荀
子言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者同乎哉
苟子曰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又曰
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雖
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不亦與孟子言民之秉彝故
好是懿德者同乎哉公都子問孟子曰告子曰性無善
無不善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
性不善三說皆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

乃所謂善也。然則孟子不以三說皆非者，豈不以上知之性善，下愚之性不善，而中人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哉？雖然，由孟子之說，則人得自用其爲善之才，而道甚適，事甚易。由荀子之說，則道者聖人所以擣擗天下之具，而人將厭苦而去之。故荀子之意與告子異，而其禍仁義與告子同。則操其末者之弊，必至于此也。雖然，孔子言仁而孟子益之以義；荀子則約仁義而歸之禮。夫義者人之裁制也；禮者仁義之檢繩也。孟子之教反身也切，荀子之教檢身也詳。韓子曰：求觀孔子之道，必自孟子始。後之學者欲求其途于孟子，自荀子始焉。可

也

續柳子厚天說

或曰柳子之說天也比之果蔬癰痔草木天固若是無知乎曰蒼蒼者謂之天亭亭者謂之地歟歟翕翕者謂之元氣陰陽其有知也無知也吾不得而知也審無知乎柳子之說備矣審有知乎吾爲柳子竟之凡有知者孰過于人人之身枵然而虛其中者天地耶呼吸而往來者元氣陰陽耶人之以有知者神也其帝之主宰于天地陰陽元氣者耶然則人居天地之中其猶心毛肝葉耶其脾之榮膽之精肺之魂魄耶必且猶蟻螻之居

且食于藏者耶其有不善之生也不猶蠱之與瘕者耶
蟻蚋之在于藏也未有知之者也其死而出于後然後
知藏之有蟻蚋也其奚則生其奚則死其亦仰而訴于
吾乎其亦哀而欲吾之仁之乎人且有恩若罰于蟻蚋
者耶寒溼之宛而蟲生焉食之蠭而蟲生焉其生而戕
于藏府痛知于身而不知其爲蟲也有扁鵲者藥而下
之扁鵲者知之其人不知也魯之氓有食生菜而蛭生
于腹者病三年他日誤食芫華而病愈故自生以至其
斃而魯之氓不知有蛭也夫屏穀而導引者去三蟲蟻
蚋未有生焉者也其次和藏氣調血脈瘕蠭未有生焉

者也。神之濁而有蟻蝨。神之亂而有瘕疊。然則人之生于元氣陰陽之薄也。決也。彼且及知有生其閒者耶。知有生其閒者。母亦待彼。堯華。扁鵲者耶。而怨之而哀之。而望其賞與罰焉者。非惑耶。

送惲子居序

余少時嘗服馬少游言。求爲鄉里善人。以沒吾世。年二十七來京師。與子居交。觀其議論文章。確切道德。乃始奮發自壯。知讀書求成身及物之要。八年之間。其蹟于舉場更厯。困苦出類。仰塵俗入。則相對以悲已。相顧自喜益甚。凡余之友。未有如子居之深相知者。詩曰。無言。

不憚子居之益余多矣于其選而爲令余可以無言始
子居之語余也曰當事事爲第一流余愧其言然未嘗
忘也凡余之學嘗求其上矣自以爲不足則姑就其次
故往往無成焉夫爲令之道六經孔孟之所述子居向
時之所道者皆其上者也以子居爲之其不可以至耶
曰吾不爲彼之所爲者而已豈子居向時之所道耶君
子出其言則思實其行思其行則務固其志固志莫如
持情實行莫如取善是乃子居之所以益余者也子居
勉之矣

送張文在分發甘肅序

古之所謂良有司者不待其莅政治民也觀其所以汲汲者則其於守也可知矣是故有躁進之心則必有趨勢之術有患貧之心則必有冒貨之漸雖有特達之才廉恥之念其入于勢利也猶豹之在項寡之在目而以旋于磨雖欲自拔其足其勢固不得已嗚呼今之有志于吏道者鮮矣今各省自州縣至丞尉謁吏部而出者歲數百餘人其人皆有司牧之責其間亦有知名義識廉恥者然吾觀其所以進爭尺寸之捷較出入之勢進退之械則未有不求熟者及其選而得官則譁然曰某地善某地惡得之者忻戚色然問之所以爲善惡者則

非政之險易也。非民之淳澆也。曰某地官富。曰某地官貧。嗚呼。士未莅官。未治民。而所汲汲者如此。古之良有司。其終不可見乎。海鹽張文在。強毅慷慨。喜任俠。然敦爲孝弟。少舉于有司。困不遂。走京師供事。國史館積若干年。以勤能。例得府經歷。又幾年。史館移選人入吏部。文在例得與。而主者抑之。不得選。今年秋。以贊入。請試用。分發得甘肅。甘肅地邊塞。民窮官貧。自長吏以下。不能具輿馬。士大夫宦者。視爲畏區。而文在以磊落才抱。負奇氣。浮汨爲吏十餘年。更偃蹇摧困。始得一官。而當遠絕西徼。家又甚貧。雖知相者。皆爲文在不樂。而文

在處之晏然且曰吾聞甘肅民朴而政簡長官無奔走賓客無繇役此真吾所樂者君子于是知文在之賢其不躁進也其不患貧也其有守也他日蒞政治民其爲良有司也無惑焉于其行也序以送之

莊君墓表

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十三日故國子監生莊君卒年七十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某原自君未卒之二年故患噎疾者垂三十年矣憇乃得愈恒杜門簡人事而其宗祠舊有田產主者弗能理日以落羣議代者難其人君奮然曰吾老矣幸而不死請以餘生治此他日可以見先

人乎乃取出入籍日夜鉤校之必親彷北渠吳氏義莊
約定爲章規榜祠中北渠吳氏者自明時其祖性置祠
產號爲義莊子孫守之至今郡人比之吳范氏君旣與
族人約盡釐宿所弊經畫之至忘寒暑飲食家人固請
少息不聽如是者十餘月條理屬具而君勞苦致疾竟
卒君生數歲而喪母事考石門君朝夕無方四十餘年
宋嘗廢左右石門君致官家居君之兄曰綸渭中進士
知縣武康嘗迎親就官舍然石門君尤樂君之養居數
月輒歸維綸渭亦樂君之能養其親也君應舉于鄉再
進再詘或勸試京闈君以石門君故不可其後疾作遂

三
絕意仕進焉石門君之卒會有故十年不克葬君常自咎責執心喪不御音樂及畢封樹顧謂其子宇達曰吾今臥背始帖席也君性狷潔無棄言無責諾聞人是非若山在己又盛氣與人言偶及不平事立發憤大恚變色氣上逆久之乃已喜讀史至其感慨往往盛怒投卷起左右皆卒愕其得噎疾以此及理祠事事或不能副君意君盛氣忼慨益銳身以爲己責故其心力尤瘁竟不支云君諱緗衡字耘石祖令輿翰林院編修考柏承中明通榜初爲靈壁縣敎諭選授湖南石門縣知縣以疾乞休母董太宜人莊氏世爲武進顯族自君祖父時

以進士起家者同時十餘人至君而抑困子字達有儔
才復躡有司君謂之曰自吾祖入翰林以官籍解于省
者六人昔之易今之難也聞之再植之木其根必傷汝
好培之蓋君之用意如此君配吳儒人涇縣教諭振聲
之女所謂北渠吳氏者也爲婦謹爲母莊先君七年卒
子一人卽字達縣學生女一人壻董某君之葬也邑之
士來會喪咸以君有質行墓不可無表以書走京師抵
宇達之友張惠言曰子宜爲文嗚呼君不幸以疾廢于
世不得有所施設及其事親成身可以有立于後矣乃
系之以銘曰

生也親之質死也親之勤胡德之昌而屯其身其華不
尊以豐其根

崔景偁哀辭

余始識景偁于京師與爲友景偁以兄事余旣數歲已
而北面承贊請爲弟子余愧謝不獲且曰偁之從先生
非發策決科之謂也先生不爲世俗之文又不爲世俗
之人偁則願庶幾焉嗚呼世俗之爲師爲子弟云者其
取之有由矣其學之有由矣非所援焉而取非所術焉
而學則以爲狂且愚昔韓退之作師說毅然爲人師一
世非笑之唯李翱張籍皇甫湜數人以爲然余之文質

靡至誦聖人之書而未識其道其于景偁未有以相過也而窮困之效已明白景偁遊公卿間名聲日起當世所謂速化之術固當聞之乃退然就執友之門而請受業欣然若有樂者惜乎不遇韓退之使與李翹張籍之徒相頡頏也景偁之學拙于進而勇于取雖小物務旣其實與之論道理未嘗不悅其改過果以速嗚呼使假之年而就其學豈可量哉景偁字格卿蒲州永濟人以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卒于京師年二十五其爲人長弟完好生而父兄稱之歿而所與遊者思之工八分楷書摹印世多藏者余獨悲其有盛志而卒不遂其

學以無聞于後爲可惜也爲辭以哀之曰。

嗚呼。偶耶。羣黯黜。以爲賢。誰使興耶。旣朝軾。而夕顛。又誰憎耶。苟當其命。而胡以厚其憑耶。將匪獲于天。而獨自以心爲雄耶。才者之小年。延于不肖者之恆耶。泯于後世。而落落乎古人。嗚呼。柰何乎偶耶。

茗柯文初編終

茗柯文二編目錄

卷上

丁巳戊午凡文四十三首爲二卷

楊隨安漁樵問對圖賦

并序

周易虞氏義序

虞氏易禮序

虞氏易事序

周易鄭荀義序

周易別錄序

易緯略義序

詞選序

丁小雅鄭氏易注後定序

畢訓咸詠史詩序

南華九老會倡和詩譜序

莊達甫無名人詩序

遷改格序

茗柯文二編目錄卷下

贈毛洋溟序

送錢魯斯序

與左仲甫書

答莊卿繡書

鄂不草堂圖記

江氏墓圖記

周維城傳

濟南知府莊君傳

封文林郎惲君墓誌銘

楊君茹征墓誌銘

恭城知縣陸君祠版文

先府君行實

先祖妣事略

先妣事略

茗柯文二編 卷上

楊隨安漁樵問對圖賦 幷序

隨安吉易如
下乘口頭禪
然卻是此文
歸宿處所謂
反賓爲主也

御性好寒枯
看成前例成
舉句首文此
文亦可見一
端杼軸似亦
于居

楊子圖其貌爲一漁一樵取邵康節氏之文題之曰漁樵問對于時歲在己酉以書命余于京師曰其爲我賦之余時甫涉易學自以未知道不敢以爲其後余南還惟母氏之戚則又不暇以爲今年之春乃得就楊子而觀所謂漁樵問對圖者縱言及于易余謂楊子曰康節氏之爲此言也豈不越哉白火無體薪無用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動水以體爲本以用爲末故靜天本用地本體然故靜體而動用也余以爲不然乾恆易坤恆

簡體也乾靜也專動也直坤靜也翕動也闢皆用也彼康節者其道家言乎先陰而後陽舍奇而用耦先天橫圖地居東天居西以陰爲體也二而四四而八而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陰之數也易則不然始于一變而七九二八六麗于一七九者也故易乾道也陽道也畫數三兩之而六陰從陽也易也者體陽而用陽先天者體陰而用陽易者體陰陽而用動靜先天者體靜而用動然則康節爲老氏之徒無惑也吾子覃思卦爻規榘天地時有所得往往合于鄭荀易學廢久矣庶幾吾子是賴今乃取康節之說以自表毋乃逐其末而未究其

本苟隨俗學之軌轍而未折衷于大道也。楊子曰：子之言則誠晰矣。雖然，夫易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故曰廣矣大矣，不可爲典要。今夫步日月者右行，及以左行推之而不忒者，進退之數也。昔者孟子言性善，荀卿反之。知夫言陰之耦者，非所以言陽之奇乎？吾惡知夫言體之非用，言用之非體乎？且吾聞之求道于易，猶挹水于淵，取明于太陽也。各得其所資焉。今吾伏鄉里，誦先王之書，上以事父母，下焉友朋，是娛動則不足，而靜或有餘性。又善病庶幾遺物之役役者，以寧吾軀故。凡體

其靜而待動者真吾之徒也。又何怪于斯圖也哉。余曰
唯唯乃爲之賦曰。

魚以膏自烹兮薪以明自燒大哉水火之爲貞兮化萬
形而不膠繫動靜之無方兮固體用之合德火假薪而
後然兮水寄魚而後食夫唯火之爲用兮用其無用也
傳既盡而不滅兮吾不知其所從也水之爲體兮體其
無體也逝日夜而不舍兮吾不知其所底也用者人兮
體者身兮身者主而人者賓兮無滑而魂無塞而門而
以卑其施而蘊其文以全吾之真兮

周易虞氏義序

漢經師教所
著法悉如此
此文用漢法
而出入昌黎
子居

虞翻周易注釋文云十卷隋書經籍志云九卷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少好學有豪氣又善矛太守王朗命爲功曹朗爲孫策所敗翻追隨營護到東部侯官朗遣翻還策復以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多所匡諫策嘗納之策攻黃祖翻從說華歆下豫章還至吳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其見委重如此出爲富春長漢徵爲侍御史不赴曹操爲司空辟之翻曰盜跖欲以餘財汚良家耶策慕孫權以爲騎都尉數犯顏諫爭權不能說又性疏直數有酒失權因醉手劖欲擊之大司農劉基固爭得免其後權與張昭論

神仙事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
權遂怒左右多毀翻乃徙翻交州十餘年卒于交州翻
博學洽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爲周
易論語國語老子參同契注解周易日月變例周易集
林律歷太元明楊釋宋其書皆亡目錄在三國志傳及
隋唐書志自漢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
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唯京氏爲異而孟
喜傳易家陰陽其說易本于氣而後以人事明之八卦
六十四象四正七十二候變通消息諸儒皆祖述之莫
能具當漢之季年扶風馬融作易傳授鄭康成康成作

易注而荊州牧劉表會稽太守王朗穎川荀爽南陽宋忠皆以易名家各有所述唯翻傳孟氏學既作易注奏上之獻帝白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爲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續述其業至臣祖父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闕臣生遇世亂長于軍旅習經于枹鼓之間講論于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文奏曰經之大者莫過于

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
之際穎川荀諝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
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
而上爲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
所解釋復不及謂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
其然若乃北海鄭元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元而
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荀諝者荀爽也是時少府孔融
善其書與翻書曰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眾
說騁辭曩聞延陵之理樂今觀吾子之治易知東南之

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
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索旁通者已。翻之言易以陰陽
消息六爻發揮旁通升降上下歸于乾元用九而天下
治依物取類貫穿比附始若瑣碎及其沈深解剝離根
散葉鬯茂條理遂于大道後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
虛空之言解易唐立于學官而漢世諸儒之說微猶資
州李鼎祚作周易集解頗采古易家言而翻注爲多。其
後古書盡亡而宋道士陳搏以意造爲龍圖其徒劉牧
以爲易之河圖洛書也。河南邵雍又爲先天後天之圖
宋之說易者翕然宗之以至于今牢不可破而易陰陽

之大義蓋盡晦矣我

皇清之有天下百年元和徵士惠棟始考古義孟京荀鄭虞氏作易漢學又自爲解釋曰周易述然掇拾于亡廢之後左右採獲十無二三其所自述大抵祖禪虞氏而未能盡通則旁徵他說以合之蓋從唐五代宋元明朽壞散亂半有餘年區區脩補收拾欲一旦而其道復明斯固難也翻之學既世又具見馬鄭荀朱氏著考其是否故其義爲精文古書亡而漢魏師說略可見者十餘家然唯荀鄭虞氏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說而虞又較備然則求七十子之微言由何楊叔丁將軍之所傳者

舍虞氏之注何所自焉故求其條貫明其統例釋其疑滯信其亡闕爲虞氏義九卷文表其大旨爲消息二卷庶欲探噴索隱以存一家之學其所未寤俟有道正焉耳

虞氏易禮序

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記曰夫禮必本于太一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其降曰命故知易者禮象也易家言禮者唯鄭氏惜其殘闕不盡存又其取象用爻辰爻辰者遠而少變未足以究天地消息至其原文本質使周家一代之制損益具備後有王者

監儀在時不可得而廢也。虞氏于禮蓋已略矣。然以其所及揆諸鄭氏源流本末，蓋有同焉。何者？其異者所用之象也。而所以爲象者不殊。故以虞氏之注推禮以補鄭氏之闕，真有不當則闕如一。以消息爲本。

虞氏易事序

孟氏說易，本于氣而以人事明之。然虞氏之論象備矣，皆氣也。人事雖具說然，略不貫穿，庶獨虞爾。鄭荀多說人事者，爻象亦往往錯雜，後學不得其通，乃始苦其支離而不能騁。于是悉舉而廢之，而相辨以浮辭，日以益眾。夫理者無迹，而象者有依。舍象而言理，雖姬孔靡所

據以辨言正辭而況多岐之說哉設使漢之師儒比事
合象推爻附卦明示後之學者有所依逐至于今曲學
之響干喙一沸或不至此雖然夫易廣矣大矣象無所
不具而事著于一端則吾未見漢儒之言之略也述易
事云爾

周易鄭荀義序

漢儒說易大指可見者三家鄭氏荀氏虞氏鄭荀費氏
易也虞孟氏易也鄭氏言禮荀氏言升降虞氏言消息
昔者慮犧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鄭
氏贊易實述之至其說經則以卦爻無變動謂之彖辭

子長論六家
孟聖論九流
辨憲皆如此
子居

夫七八者彖九六者變經稱用九用六而辭皆七八名與實不相應非處羲氏之旨也爻象之區既隘則乃求之于天乾坤六爻上繫二十八宿依氣而應謂之爻辰若此則三百八十四爻其象十二而止殆猶謙焉此又未得消息之用也然其列貴賤之位辨大小之序正不易之論經綸創制吉凶損益興詩書禮樂相表裏則諸儒未有及之者也荀氏之說消息以乾升坤降萬物始平泰終乎否夫陰陽之在天地出入上下故理有易有簡位有進有退道有經有權歸于正而已而荀氏言陽常升而不降陰常降而不升則姤遯否之義大于既濟

也然其推乾坤之本合于一元雲行雨施陰陽和均而
天地成位則章章乎可謂得易之大義者也虞氏考日
月之行以正乾元原七九之氣以定六位運始終之紀
以敘六十四卦要變化之居以明吉凶悔吝六爻發揮
旁通乾元用九則天下治以則四德蓋與荀同原而閼
大遠矣王弼之說多本鄭氏而棄其精微後之學者習
聞之則以爲費氏之義如此而已其盈虛消長之次周
流變動之用不詳于繫辭彖象者概以爲不經若觀鄭
荀所傳卦氣十二辰八方之風六位世應爻互卦變莫
不彰著劉向有言易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

同豈不信哉治易者如傳春秋一條之義各以其例時若可比究則迥殊李鼎祚朱震合諸家而爲說是知日之圓而不知其不可以爲規也余旣述虞氏之注爲消息以發其義故爲鄭荀各通其要以俟治古文者正焉

易義別錄序

敘曰孔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水之爲川也源有大小流有長短而皆可以至于海則斷港絕潢莫得而擬焉者其塗通也吳秦人之生也同聲及其長而不相通然累譯而皆得相喻者其意同也聖人之道著之于經傳之其人師弟子相與守之然夫子沒而微

此爻以五喻成章於無可設色用意中爲此遂使敘經之文而興味灑然子居

言絕二百餘年之閒以至漢興詩分爲四春秋分爲五此皆七十子所親受世世傳業自授而筆記猶尚如此源遠末分非秦火之禍也況乎去聖久遠經簡廢絕承學之士各自爲宗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可勝道耶然揆其本原固不依經附傳承師論法雖汎濫殊等其歸不同者邈矣故規矩之所出非一木之材也皆成器焉器不足以盡規矩則有之矣求之于規矩之外而得之者未之有也易之傳自商瞿子以至田生惟一家焦氏後出及費氏爲古文而漢之易有三自是之後田氏之易楊施孟梁邱高氏而五唯孟氏久行焦氏之易爲京氏

費氏興而孟京微焉夫以傳述之統田生丁將軍之授
受則孟氏爲易宗無疑而其行不及費氏者以傳受者
少而費氏之經與古文同馬融鄭康成爲之傳注故也
王弼注行而古師說廢孔穎達正義行而古易書亡其
見于釋文敘錄者自晉以前三十有二家李鼎祚集解
所引二十有三焉皆微文碎義多不貫串蓋易學埽地
盡矣可不惜哉夫不盡見其辭而欲論其是非猶以偏
言決獄也不盡通各家而欲處其優劣猶援白而嘲黑
也余于易取虞氏旣已推明其義以鄭荀二家注文略
備故條而次之自餘諸家雖條理不具然先士之所述

大義要旨往往而有不可得而略也乃輯釋文集解及他書所見各爲別錄義有可通附著于篇因以得其源流同異若夫是非優劣亦可考焉凡孟氏四家孟氏姚信翟元蜀才京氏三家京氏陸續干寶費氏七家馬融宋衷劉表王肅董遇王廩劉瓛子夏傳非漢師說別爲一家

孟氏

孟喜

正義
作儀

字長卿東海蘭陵人從田王孫受易舉孝

廉爲郎曲臺長病免爲丞相掾漢書藝文志易章句

孟氏二篇隋志云八卷殘缺梁十卷釋文敘錄云十

卷無上經又引七錄云下經無族節無上繫今集爲一卷漢興言易者自田何田何之傳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各著易傳楊何爰王同蔡公爰周王孫亦各爲傳田王孫受丁寬授施讎孟喜梁邱賀施孟梁邱各爲章句施氏之後有彭宣戴崇作易傳景鶯作易說孟氏之後有桂丹作易通論袁京作難記梁邱之後有五鹿充宗作略說田何所傳著書盡是矣永嘉之亂諸家盡亡而孟氏闕佚之書幸存當漢之季年馬融鄭眾康成荀爽好費氏學由是費氏大興而田氏說微獨會稽虞翻作注傳孟氏史稱孟喜好自稱

譽得易家候陰陽災異書自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
郗獨傳喜梁邱賀以爲妄言喜竟以改師說不得爲
博士今觀虞氏所說陰陽消息之序神明參兩之數
九六變化之用精變神眇將非田生之傳果有得其
祕與者哉然遺文所存皆零文碎字其大義絕不可
得見藉非虞氏則商瞿所受夫子之微言其遂歟滅
矣夫學者求田何之傳則唯孟氏此文求孟氏之義
則唯虞氏注說其大較也然虞氏雖傳孟學亦斟酌
其意不必盡同蓋古人之學傳業世精非苟爲稱述
而已故據其同異或發其旨庶治古文者有考焉孟

氏卦候消息惠徵士爲易漢學旣發明之故不具著
儒者皆言鄭康成始以彖象附經漢志易經十二篇
施孟梁邱三家則章句宜以十二篇爲次今推其文
經亡者率無彖象蓋後人寫者依鄭氏附著之邪抑
其本固然也

姚氏

釋文敘錄云姚信字德祐吳興人吳太常卿注易十
卷又引七錄云十二卷字元直隋書志亦十卷吳興
志有姚德祐文集韓易注爲一卷明人爲之甚疏略
今補而正之余治易始虞氏以其說見于集解者視

他家爲多猶可參校而得其義又商瞿之傳至漢末而絕唯虞爲孟氏學七十子之大義儻有存者故樂得而攷之旣已玩其遺文略得其義例則益知易道消息雖馬鄭大儒未能見之者以費氏徒出經文非有師古說夫子之微言有所闕而不發故也則又竊怪孟氏之傳在吳虞氏五世傳業不絕而漢魏之間未有爲其學者及仲翔之注旣上爲世所推亦未聞有聞風而起者又以知時俗所尚在彼不在此卒使虛空之儒得逞其說經學歇絕良可悲也其後觀蜀才注卦變之法與虞氏同而未得其本翟子元者時

有所合而未詳然皆孟氏之支系也最晚乃讀姚氏注其言乾坤致用卦變旁通九六上下則與虞氏之注若應規矩元直豈仲翔之徒歟抑孟氏之傳在吳元直亦得有舊聞歎惜其所傳者止此無以證之自商瞿受易三百年而至田何由何之傳四百年而僅得虞翻虞翻之後三百年而亡其略可見者姚信而已耳翟子元蜀才而已耳故吾于三家之書雖闕文殘字不可比義猶寶貴愛惜紬繹而不敢忽者也

翟氏

陸德明云荀爽九家集解有翟子元子元不詳何人

爲易義釋文雖時引翟文而敘錄不列子元易義則知德明未見其書特就九家集解引之李鼎祚集解有翟元翟元蓋卽子元李書諱元爲元鄭元字亦如此其所集亦自九家可知二書之外未見有引子元易者德明稱九家集解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元朱衷虞翻陸續姚信翟子元若以當九家者然李鼎祚旣引九家又別自引翟元則九家非此九人元朗亦云其注又有張氏朱氏則不以九人爲九家亦可知也或又謂九家者淮南之九師荀爽爲之集解今以李氏所引九家之文往往指釋荀注則九家解荀非

荀解九家又明要之九家所以述荀而旁引他家以證成之觀子元諸文皆與荀義相近則其采自九家又益信然子元之易蓋孟氏非費氏何以言之荀氏有卦變無爻變今子元於泰則云五虛无君二上包五於姤則云九五遇中處正此皆虞氏之義與荀氏殊故知子元爲孟氏易也依九家序所次子元之生必在虞後其與元直蜀才未知後先若其書固已升孟氏之堂而未入其室可以差肩于姚俯接于范矣漢魏易家如此者不多得而亡之最早可知輔嗣注行馬鄭荀義猶不甚相遠世儒尙或傳之最深怪而

屏棄之者孟氏諸家之說也

蜀才氏

蜀才者七錄云不詳何人七志云是王弼後人謝昊
夏侯該云是譙周顏之推陸德明以爲范長生也長
生涪陵丹輿人一名延久又名九重又名文字元壽
隱居青城山李雄卽成都王位長生乘素輿詣雄卽
日拜爲丞相尊之曰范賢故又名賢釋文敘錄隋唐
志皆云蜀才易注十卷蜀才之易大約用鄭虞之義
爲多卦變全取虞氏其不同者剝爲師夬爲同人此
蔡景君剝上九爲謙之義推其意蓋以剝爲師師爲

比爲乾之消息。支爲同人。同人爲大有。爲坤之消息。于虞氏旁通之義。則未概聞。然剥支下降。師同人上升。窮上反下。其序猶有合者。非李挺之之復姤五變而生剝者。所可口實也。

京氏

漢易家。兩京房。太中大夫京房者。淄川楊何弟子。梁邱賀所從受易者也。無書元帝時京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本姓李。吹律自定爲京氏。受易梁人焦延壽。今所謂京氏易者也。釋文敘錄。京房章句十二卷。又引七錄云。十卷錄一卷。自隋書志云。十卷。京氏占候。

書隋志十種凡七十三卷唐志五種二十三卷其見
于史傳有遺文者曰易傳曰積算曰飛候曰易占曰
易妖曰易數曰風雨占候其存者積算易傳三卷雜
占條例一卷延壽自言嘗從孟喜問易房以延壽易
卽孟氏學孟氏之徒翟牧白生不肯曰非也及劉向
典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皆祖田何大誼略同唯
京氏爲異儻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與
相同然七略猶著之曰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
京房六十六篇自君明長于災異易家世應飛伏六
位六甲五星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皆出京氏然

嘗推求漢唐以來引京氏言災異者皆舉其易傳而未嘗及章句至陸德明李鼎祚往往引京氏之文卒與易傳大異蓋出于章句將非京氏自以易說災異而未始以災異說易後世之言京氏者失其本耶余嘗善陸續治易京氏而其言純粹與千寶絕不相類如其言雖謂之出孟氏也可使京氏章句而在其不當在陸下章章明矣六日七分卦候消息風雨寒溫此孟氏所傳以一行所議京氏法四時卦用事上減九卿卦之七十三分則亦其不與孟氏相應之大者惜乎章句之文百不存一京氏之大義亡矣惠定宇

易漢學發明京氏積算爲詳余以爲非京氏之所以爲易故不錄占候書而輯章句爲一卷其義例則不可得而說云

陸氏

陸續字公紀吳郡吳人爲孫權奏曹掾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釋文敘錄陸續周易述十三卷又引七志云錄一卷隋經籍志云注十五卷文與虞翻同撰日月變例六卷亡明姚士粦採釋文集解合以京氏易傳之注爲陸氏易解一卷今四庫本是也易傳注世有其書又不宜入易注其所採闕謬甚多今正而

補之。因論其義例爲一卷。公紀注京氏易傳。則其易京氏也。余嘗以爲京氏旣爲易章句。又爲易傳。飛佚之書。以謂易含萬象。不可執一隅。然則積算之法。殆不用之章句。以易傳飛。候求易者爲京氏者。之末失也。今觀公紀所述。凡納甲六親九族四氣刑德。生剋未嘗一言及之。至言六爻發揮。旁通卦爻之變。有與孟氏相出入者。京氏自言其易。卽孟氏學公紀。儻得之耶。京氏章句旣亡。存于唐人所引者。僅文字之末。不足以見義。由公紀之說。京氏之大指庶幾見之。公紀以少年與仲翔爲友。觀其書亦幾欲與荀虞韻頑。

矣

干氏

明姚士粦輯干常侍易解三卷但取李氏集解之文而又有疏謬丁教授杰補正之頗詳具今依而錄之因論其例爲二卷干寶字令升新蔡人晉元帝時爲著作郎領國史出爲山陰令始安太守王導以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其注易十卷見釋文敘錄隋志又有爻義一卷又云梁有周易宗塗四卷亡冊府元龜又云有周易元品二卷史稱寶好陰陽術數畱心京房夏侯勝之傳故其注易盡用京氏占候之

法以爲象而援文武周公遭遇之期運一一比附之易道猥雜自此始矣蓋嘗論之易者象也象也者象也易以陰陽往來九六升降上下而象著焉陰陽以天地日月進退次舍而象生焉故曰消息鄭氏之言爻神用事荀氏之言乾升坤降虞氏之言發揮旁通莫不參互卦爻而依說卦以爲象其用雖殊其取于消息一也令升則不然其所以爲象者非卦也爻也其所取于爻者非爻也干支也由干支而有五行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此皆無與于卦者也故乾之爲甲也震之爲庚也離之爲己也此見于經者也干

支爲卦象也。以甲壬名乾，以乙癸名坤，見辰戌名艮，見己亥名兌，則卦爲干支象也。以甲子爲水而乾象淵，以庚辰窮水而震象姦邪顛倒乖舛，說卦之義盡謬矣。京氏之義，其本在卦氣消息，其用在爻變，考之其傳及章句遺文可知。令升會不之察，而獨取其所以占候者，以爲象，然則令升之爲京氏易者非京氏也。昔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故易者文王考河洛，應圖書，革制改物，垂萬世憲章，周公監之以制作者也。鄭氏知之，故推象應事，周官典則一一形著于易，故曰：制而用之，謂之法；舉而措之

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若乃應期受命革而用師商周之所以興廢固亦見焉今令升之注僅存者三十卦而又不完然其言文武革紂周公攝成王者十有八焉至于禮樂政典亂治之要蓋未嘗及則是以易爲周家紀事之書文武所以自旌其伐也且文王作卦辭而蒙託成王遭周公未濟託祿父不終微子爲客則是易爲讖數之言妖災之紀也故京氏以易陰陽推後世災變令升以易辭推周家應期故曰令升之爲京氏者非京氏也魏晉之代易學中微令升知虛空之壞道而未得其門欲以淺瑣附會之說勝之遂

使後之學者指漢師爲術數而不敢道則易之墜令
升實與有責焉耳雖然其論法象始于天地疾虛誕
之言若邪說豈非卓然不回憂後世之遠者乎

馬氏

費氏古文易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無章
句七錄有費氏章句四卷蓋僞託不足信傳之者前
漢王璜後漢陳元鄭眾皆無著書有書自馬融始七
錄云馬融傳九卷隋經籍志梁有漢南郡太守馬融
注一卷亡一疑九字之誤而釋文敘錄及唐藝文志
皆有馬融傳十卷孔穎達陸德明李鼎祚引馬融說

似俱親見其書不知隋志何以云亡也馬融爲易傳
授鄭康成康成爲易注于是費氏遂興然陸德明以
爲永嘉之亂鄭注行世而費氏之易人無傳者豈以
僞託之章句爲費氏耶荀爽亦注費氏易者其義又
特異或者費氏本無訓說諸儒斟酌各家以通之馬
鄭荀各自名家非費氏本學也鄭易之于馬猶詩之
于毛然注詩稱箋而易則否則本之于馬者蓋少矣
今馬傳既亡所見者僅訓詁碎義就其一隅而反之
大抵以乾坤十二爻論消息以人道政治議卦爻此
鄭所本于馬也馬于象疏鄭合之以爻辰馬于人事

雜鄭約之以周禮此鄭所以精于馬也故錄馬氏之傳著鄭氏所以同異爲費氏學者可以考焉

宋氏劉氏

三國志注劉表爲荊州牧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母闡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釋文敘錄及隋經籍志皆有劉表易章句五卷釋文又引中經簿錄云注易十卷七錄云九卷錄一卷疑卽所謂後定者也而宋忠復自有著書釋文敘錄云宋忠易注九卷字仲子南陽章陵人後漢荊州五等從事又引七錄七志云十卷隋志則云梁有荊州五業從事宋忠注

周易十卷亡忠與衷五業與五等形聲之殊蓋釋文成于隋其時宋注猶在陸元朗得見之隋志據唐時見存則知此書亡于唐初矣然李鼎祚史徵皆詳引之則似未嘗亡者疑不能明也虞仲翔表云北海鄭元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元而皆未得其門今以殘文推之仲子言乾升坤降卦氣動靜大抵出入荀氏虞君以爲差勝康成者或以此景升章句尤闕略難考案其義于鄭爲近大要兩家皆費氏易也然費氏易無變動而仲子注革五云九者變爻則其異于鄭荀者不可得而聞云

王子雍氏

王肅字子雍東海郡人魏司徒蘭陵成侯王朗之子文帝時爲散騎黃門侍郎稍遷廢帝嘉平中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卒贈衛將軍謚景侯釋文敘錄王肅易注十卷又云作易音而無卷數隋經籍志有易注而無易音或者與注合爲十卷也肅著書務排鄭氏其託于賈馬以抑鄭而已故于易義馬鄭不同者則從馬馬與鄭同則并背馬故鄭言周禮則肅申馬論爲殷春祭是也鄭言卦氣本于馬則肅附說卦而乘馬西南陰方東北陽方用馬注而改其春秋之文是

也馬鄭取象必用說卦是以有互有爻辰則薰升乘說卦剝之以坤象牀以艮象人是也然其訓詁大義則出于馬鄭者十七蓋易注本其父朗所爲肅更撰定疑其出于馬鄭者朗之學也其掊擊馬鄭者肅之學也自馬鄭注行而費氏易興諸家皆廢苟宋雖費氏而宗之者不及馬鄭以馬鄭主于人事而不及易家變動之說也王朗父子竊取馬鄭而棄其言禮言卦氣爻辰之精切者王弼祖述王肅而竝去其比附爻象者于是虛空不根而道士之圖書作矣嗚呼魏晉以莊老亂天下而易先受其禍聖道不亂邪說不

興時數會之子肅矣咎哉

董氏

董遇字季宣宏農華陰人建安初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魏黃初中出爲郡守明帝時入爲侍中大司農卒釋文敍錄董遇章句十二卷又引七志七錄並云十卷隋書經籍志則云梁有魏大司農董遇章句十卷亡攷集解不引董遇則遇書亡于唐初蓋可知遇著書在王肅前故無與肅合者其子鄭荀則多同義雖不可考要之爲費氏易也

王世將氏劉子珪氏

王廩字世將琅邪臨沂人晉愍帝時封武陵縣侯元
帝時爲左衛將軍諡曰康侯釋文敘錄易王廩注十
二卷又引七志七錄云十卷隋志唯有三卷殘闕劉
瓛字子珪沛國相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除奉朝請
不就博通五經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人嘗爲主簿行
參軍公事免遂不復仕齊太祖踐祚欲用爲中書郎
不受後以母老閑養拜彭城郡丞又除會稽郡丞數
除官皆不拜卒諡曰貞簡先生釋文敘錄引七錄云
劉瓛作繫辭義疏隋志有劉瓛繫辭義疏二卷又周
易乾坤義一卷又云梁有周易四德例一卷上文選

注所引或云易注卽其義疏之文非別有注也而冊府元龜有劉徽義九卷董真卿周易會通引劉徽同人之注皆不足信東晉以後言易者大率以王弼爲本而附之以元言其用鄭宋諸家小有去取而已非能通其說如王廙者是也齊代鄭義甚行史稱子珪承馬鄭之後一時學徒以爲師範其子易或宜宗鄭黜王殘闕之餘無聞焉耳

子夏傳

釋文敘錄子夏易傳三卷七略云漢興韓嬰傳中經傳錄云丁寬所作張璠云或駢臂子弓所作薛虞記

虞不詳何許人隋書經籍志周易傳二卷魏文侯師
卜子夏傳殘闕梁六卷案漢書藝文志易有韓氏二
篇丁氏八篇而無駢臂子弓則張璠之言不足信丁
寬受易田何上及駢臂子弓受之商瞿非自子夏則
荀勗言丁寬亦非勗向父子博學近古以爲韓嬰當
必有據儒林傳稱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
傳不聞其所受意者出于子夏與商瞿之傳異耶今
所傳子夏傳十一卷崇文總目云十卷以釋文集解
諸書所引校之都不相合晁以道云是唐張弧所作
惠徵士棟以爲唐時子夏殘書尙存無容僞爲爲之

必宋人也然予謂卽唐時二卷者亦非真韓氏書其文淺近卑弱不類漢人殆永嘉以後羣書既亡好事者聚斂眾說而爲之也朱子發云孟喜京房之學大要皆自子夏傳而出此不察之言也孟京之易傳之商瞿豈得出于子夏哉子發又以七日來復傳證京房六爻之義以井谷射辭傳證井爲五月之卦固有合者要之爲傳者取于孟京非孟京取于此傳觀其文意可知也然晁以道云二卷之書不傳而漢上易傳所引皆非十一卷之僞書則似朱子發見之者其復出于晁後耶而又何時亡之文不可曉也

教
能
消
沖
平
正
其
所
養
可
知
子
居

易緯略義序

緯者其原出于七十子之徒相與傳夫子之微言因以識陰陽五行之序災異之本也蓋夫子五十學易而知天命子贊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以其可言者六藝之文著之其難言者游夏之徒或口受其傳惟益增附推闡以相傳授秦漢之間師儒第而錄之其亦有技術之士以其所能推說于篇參錯間出故其書雜而不能醸劉歆之于緯精矣當其時河洛之文大備而七略不著錄將以符命之學出于其中在所禁祕耶鄭康成氏漢之大儒博通古文甄錄而爲之注則緯

之出于聖門而說經者之不可廢也審矣至隋而六經之緯焚滅唯易獨存後漢書注載其目曰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宋而更有乾元序制記乾坤鑿度宋之諸儒排而擯之訖于元明無傳于世存者獨明永樂大典所編而緯無完書矣竊嘗以爲乾鑿度僞書也不足論乾元序制記宋人鈔撮者爲之坤靈圖是類謀辨終備亡佚既多不可指說其近完存者稽覽圖乾鑿度通卦驗稽覽圖論六日七分之候通卦驗言八卦晉氣之應此孟京氏陰陽之學乾鑿度論乾坤消息始子一變而七進而九一陰一陽相並而合

于十五統于一元正于六位通天意理人倫明王度蓋易之大義條理畢貫自諸儒莫能外之其爲夫子之緒論田楊以來先師所傳習較然無疑至其命圖書考符應算世軌則其傳湮絕文闕不具不可得而通亦非達士之所欲說也故就三書而求其醇者通卦驗十三稽覽圖十五乾鑿度十八易學無絕漢人之書皆已亡闕其僅而存于今足以考古師說如此三書者治易者蓋可忽乎哉故條而次之以類相說通其可知者闕其不可知者存其義略焉爾

詞選序

搖筋轉骨傳
內勾肌悉古
法也結調開
俗例然不得
追昔昔人
子居

詞者蓋出于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製新律因係其
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者謂之詞其緣情造耑興
于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
君子幽約怨誹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
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然以其文小
其聲哀放者爲之或淫蕩靡曼雜以昌狂俳優然要其
至者罔不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不
徒彫琢曼飾而已自唐之詞人李白爲首其後韋應物
王建白居易劉禹錫之徒各有述造而溫庭筠最高其
言深麗閨美五代之際孟氏李氏君臣爲譁競變新調

詞之雜流由是作矣至其工者往往絕倫亦如齊梁五
言依託魏晉近古然也宋之詞家號爲極盛然張先蘇
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
其質焉其盪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黃庭堅
劉過吳文英之倫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當世而前數
子者又不免有一時通脫放浪之言出于其間後進彌
以馳逐不務原其指意破碎奔析壞亂而不可紀故自
宋之亡而正聲絕元之末而規矩隳五百年來作者十
數諒其所是互有鱗變皆可謂安蔽乖方迷不知門戶
者也今第錄此篇都爲二卷義有幽隱並爲指發庶幾

塞其下流導其淵源無使風雅之士懲乎鄙俗之音不敢與詩賦之流同類而諷誦之也

丁小疋鄭氏易注後定序

趙筆俗格東坡韓文公碑無一處不俗起筆最俗著論亦敢抗略平爲正且夫學者一提亦俗余見其稿本數語卽爲其學必否獨一類前後錯出無一定意義便雜此想歐蘇俱

自王弼注興而易晦自孔穎達正義作而易亡宋之季年學者爭說性命莫不以王孔爲本雜以華山道士之言而王伯厚氏獨盡心鄭注蒐輯闕佚彙爲一書可謂偉矣自是之後蓋五百餘年而得惠定宇氏始考鄭氏爻辰增補伯厚集注所未備然後天下知有鄭易文數十年于君小疋從而定之正其違錯補其闕漏次其篇章然後鄭氏之易大略具焉方今士以不習鄭學爲恥

不免也。既言鄭氏之學，其要在禮下更在洋反覆，言之以暢其旨意以前知此法宋後行之者詳矣。此文未淨子居。

其考校鄭書者無慮數十家而以丁君此書爲最善蓋其始爲以至于今二十餘年不苟成書有爲其學者必裕焉從而爲之校者以十數唯以傳信爲務而不以臆斷其爲之也勤其出之也慎則其獨善宜也。且夫學者所以貴古書者豈唯其文哉將有取其義也。主伯厚氏之序此書取朱震之言曰多論互體曰以象數爲宗夫易之有互木始鄭氏自田何楊叔以來論互體不足爲鄭學也。易者象也易而無象是失其所以爲易數者所以筮也。聖人倚數以作易而卦爻之辭數無與焉。漢師之學謂之言象可謂之言數不可象數並稱者末學之

陋也。吾以知伯厚之于鄭易，概乎未有聞也。定宇氏說爻辰是矣。雖然，爻辰者，鄭氏之所以求象而非鄭氏言易之要也。鄭氏之學盡于爻辰而已乎？記曰：夫禮本于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其降曰命。韓宣子見易象曰：周禮在魯矣。是故易者，禮象也。是說也。諸儒莫能言。唯鄭氏言之。故鄭氏之易，其要在禮。若乃本天以求其端，原卦畫以求其變，推象附事以求文，王周公制作之意，文質損益，大小該備，故鄭氏之易，人事也。非天象也。此鄭氏之所以爲大，而定宇氏未之知也。夫以王惠二家之學如此，則其所輯，往往有牴牾而

不知者非其學不博識不精其所涉淺也丁君此書余見其槩本一字之異必比附羣書以考其合往往列數十事是故于義審于義審則其分別有序也無惑爾已余往嘗疑鄭君箋詩以媚期盡仲夏以前于經無所徵驗及就歸妹之注考之六五爻辰在卯二月中辭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九四爻辰在午五月中辭曰歸妹愆期然後知箋義蓋出于此又嘗疑雷震百里以象諸侯周官制則不合及讀晉康侯之注諸侯有三捷之功錫以乘馬而廣之然後知易有三代之制其他如此者甚眾惜乎唐之儒師未有見及此者遂使禮家微言泯沒

而不傳也然就此書而求之比類儔物以合鄭氏禮注則于易之大義未嘗不有考焉是則小凡之功不可廢也夫

學訓咸詠史詩序

此法韓得之
孟荀而無一
率似孟荀與
文得之韓而
似韓此所以
不及也

古之爲學非博其文而已必有所用之古之爲文非華其言而已必有所行之必其有所用則二帝三王周孔之道如工之有矩不可以意毀也必其有所行則發于中而有言如鼓之有擣不可以外遏也嗚呼今之學者其取于古也略矣其取于己也詳矣六藝之書仁義禮樂之迹習之矣弗求明也明之矣弗求通也通之矣弗

求得也故曰其取于古也略爲時文爲辭賦爲詩以集名者比屋可數下者以爲名也上者以求傳于後也就其名而傳焉者不可以論是非不可以考治亂而其言也不可止故曰其取諸己也則詳雖然今之世之所謂達于用者吾見之矣必其悍然無忌憚者也其共笑爲迂者則必稍嘗學者焉笑之甚則必其學愈甚者焉今之言之所謂周于行者吾聞之矣必其惛然無廉恥者也其共怪爲謾者必言之稍文者焉怪之甚則必其文愈甚者焉嗚呼吾不得見古之學矣吾不得見古之文矣其有學古之學爲古之文者將惡乎用之而惡乎行

之吾友畢訓咸于古無所不學志足以立事才足以致務而其狀悛悛如鄙人雖與之游者莫能測不苟爲文唯作詠史詩百餘篇抒譏成敗斟酌道理皆有條驗嗚呼以訓咸之文求其所學其有所用而行之也審矣世方迂訓咸則孰知此詩之非謾乎

南華九老會倡和詩譜序

吾友莊達甫授余以南華九老會倡和詩譜余讀之終篇乃言曰是九人者生皆同族皆仕焉而老其仕皆有清節又皆能爲詩其不及會而屬和者二十一人又皆耆德嗚呼可謂盛矣蓋吾聞乾隆之初

永叔子固之
簡以似永叔
故俗多能
去之爲妙
予居

國家太平之澤久。物力舒給。百姓安樂。壽考其君子。惇行上禮。廉恥爲務。苟賤嗜利者不齒于里黨。而莊氏子吾鄉爲故家。科第仍顯。文章行誼冠冕士類。觀于斯譜。則諸君子所以沐浴世澤。耄期稱道者。豈獨莊氏之幸歟。昔者先王致天下之士。與之治百姓。然七十而致政。歸老于鄉里。豈不以教民知恥。勸讓安老者哉。其老者則非佚息而已。必以時坐左右塾。教其里之子弟。大夫謂之父師。士謂之少師。民志之不壹。孝弟有弗達。情于農桑而薄于友助。責在父師。少師于是臘月農功畢。餘子入塾。黨正以鄉飲酒之禮。致民于序。而正齒位杖者。

爲賓父師少師爲僕皆與獻酢之禮既成旅而乞言相與歌詠古聖之道歸美于上故詩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先王所以正人倫厚風俗仁壽一世恃有此道也今去九老之會五十年矣其老者猶及見前輩之盛德其少若壯者蓋無聞焉然則由今以後鄉人子弟景頌先烈世遠愈不及將何所考正而傳道者哉此達甫之譜所以不可不作也達甫爲九老中南閭翁後人篤學力行克世其美嘉慶元年詔郡縣舉孝廉方正邑之人以達甫應大府上其名擬召用達甫固辭吾以爲鄉之先生皆如九老鄉之子弟

皆如達甫庶幾哉吾鄉之人士膏澤

聖世之化休問盛事將不絕于來茲矣遂書而爲之序
嘉慶三年月日

莊達甫無名人詩序

往余讀高士傳以爲古之君子懷貞負和不得已而與
世相接猶深自匿晦或名不可得而聞則夫高巖窮谷
之中終已不通于世者豈少也哉惜乎其不得盡傳之
也既而思之古之高世之士非苟以身儕麋鹿而已若
許由善卷披衣齧缺之倫親爲帝者師及三代之衰沮
溺丈人荷蕡之屬乃有激而逃焉者然許由洗耳巢父
處子居

如陟坡等如
避轉墨昔人
文無不用此
法極形肖者
送王坦敘木
假山記是也
不識者乃以
爲一無形肖

洗耳巢父
言孔子不得

率領披裘公反裘負薪荷蕡之流通言于孔子彼雖隱其光藏其形亦未始不欲自見以傳于後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然則君子雖遯世或者無終晦于深巖窮谷而不得一接其名者耶孔子作春秋以名爲褒貶故有求名而不得有欲蓋而名彰然如齊之太史氏秉筆爲道兄弟赴義若飢渴絳縣老人晉之重人聲動公卿而史不能道其姓氏則又以爲古之君子者雖其有稱於後蓋亦有幸有不幸而況其名與事俱泯焉者又可勝道哉司馬遷曰閭巷之士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于後世悲夫有以也吾友莊達甫次古

收筆弱俗設
色亦非法

君子之見于傳而佚其名者自上世迄周凡若干人頌之以詩爲一卷達甫今之砥行立名者又每有高世之志昔者揚雄論德名以鄭子真楚兩龔嚴君平爲庶幾而班固作史以王吉貢禹鮑宣兩龔與四皓鄭嚴同傳蓋明出處之同科隱顯之一致也達甫之爲此豈曰以慕夫鴻飛冥冥之爲徒者哉

子居

遷改格序

此題着手便
腐惡作者變
而訛經乃規
避也但賞其
精到則敬謹
矣局法真

易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解之者曰君子謂乾也益之初六之上乾也其四否之三坤也坤進而居乾是謂遷善乾降而正坤是謂改過改過之

道不可以不重也。如雷然赫乎其動之也。遷善之道不可以不輕也。如風然冷乎其入之也。故曰益動而巽。進无疆。此君子所以終日乾乾夕惕若賓者也。君子之學始于自知而訖于自成。始于自知者能見善與過之謂也。非所善而善是謂僭。非所過而過是謂誣。誣且僭君子雖自反其能益乎。夫決嫌疑定猶豫別是非含禮何以治之。故禮者道義之繩。檢言行之大防。進德修業之規矩也。君子必學禮然後善其所善而過其所過益之初曰利用爲大作大作國之大事祀與戎也。其二日王用亨于帝亨者祀也。其三日益之用凶事凶事喪也。

其四曰中行告公從告公朝聘之禮也利用爲依遷邦言大封也故吉凶軍賓之禮具于益焉君子子以考蓍于以鑒應是之謂自知訖子自成者無吝子始無怠于終變動不居而常執其貞無吝子始者益之初復也復小而辨于物既以辨之君子不如是則不樂故傾否先否後喜也無怠于終者益之成泰也乾動而下坤動而上乾德也坤業也業日進而照之以德光故曰自上下其道大光也變動不居而常執其貞者益之用既濟也木正不益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龜永貞吉離龜也兌朋也貞正也言三正离而下益兌也其在上曰莫益之

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莫益之者上不來也。或擊之者初將壞也立心勿恒者與爲坎濟未泰也夫時者有變而禮無不宜君子務正其道正其道而勿有守之以恒是。以大通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此之謂也。善友莊君卿珊寡言而力行好學不倦與其同志陸君紹聞取明人功過格立之以禮明其統例名之曰遷改余以爲君子之學所以異于釋氏者唯無求其報應福利而已非昧昧于善惡之輕重而曰吾明道不計功也。卿珊之爲此其諸以爲禮之律令與故爲說易之言遷善改過者以序其篇

著柯文二編卷上終

茗柯文二編 卷下

贈毛洋溟序

韓歐法如是
其用意信微
用筆空脫自
南華得來
子林

余之友曰毛洋溟學古之道爲古之文。音樂而友之。余之友曰吳仲倫學古之道爲古之文。音樂而友之。洋溟爲人坦易通適。其文跌宕尚奇氣。仲倫行嚴整進退有法。其爲文亦然。二子者未嘗相過。從余嘗以洋溟之文示仲倫。仲倫弗之許。以仲倫文示洋溟。洋溟亦弗深許也。然余聞仲倫言古之君子尊其道。故其思約致其學。故其辭文惟洋溟之言固若是。洋溟論爲文以古人爲規矩。始于法成于化。仲倫亦嘗云爾。夫二子者其學于

道同學于古人之文同而至其爲文若乃大異何哉余嘗疑古之文人前後數千百年更相詆嘗以是所見嘗以爲設使其並生一時相與上下其議論未知其所爲是非者果有是非乎其無是非乎抑亦互相爲斷斷者乎然唐人爲文唯韓愈氏爲是其時若李元賓樊紹述之流于古人之文未爲得規矩也而韓氏之推之不啻其自許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則又疑以爲古之學于道而庶幾古人者雖有不同其必無互相爲是非者耶今二子者並時而生又同州邑處余以未嘗一相見上下其論議也果其閉口一論議則余之所

疑于古人者其可釋耶抑二子者自有同焉者而其異者未足爲是非也余爲古文在洋洋後而同學于仲倫二子者之是非余無以識之也故序洋洋之文以訊仲倫

送錢魯斯序

魯斯長余二十四歲以嘗從先君子受經故余幼而兄弟之魯斯以工作書爲詩名天下交友徧海內余年十六七歲時方治科舉業間以其暇學魯斯爲書書不工又學魯斯爲詩詩又不工然魯斯嘗誨之越十餘年余學爲古辭賦乾隆戊申自歙州歸過魯斯而示之魯斯

大喜願而謂余吾嘗受古文法于桐城劉海峯先生顧未暇以爲子儻爲之乎余愧謝未能已而余游京師思魯斯言乃盡屏置曩時所習詩賦若書不爲而爲古文三年乃稍稍得之而余畱京師六年歸更太孺人之憂復游浙中轉入歙而魯斯客湖南北久乃歸參差不得見者十三年今年夏余自歙來杭州畱數月一日方與客語有規然而來者則魯斯也其言曰吾見子古文與劉先生言合今天下爲文莫子若者子方役役于世未能還鄉里吾幸多暇念久不相見故來與子論古文魯斯遂言曰吾曩于古人之書見其法而已今吾見拓于

石者則如見其未刻時見其書也則如見其未書時夫意在筆先者非作意而臨筆也筆之所以入墨之所以出魏晉唐宋諸家之所以得失熟之于中而會之于心當其執筆也緣乎其若存攸攸乎其若行冥冥乎成成乎忽然遇之而不知所以然故曰意意者非法也而未始離乎法其養之也有源其出之也有物故法有盡而意無窮吾于爲詩亦見其若是焉豈惟詩與書夫古文亦若是則已耳嗚呼魯斯之于古文豈曰法而已哉抑余之爲文何足以與此雖然其惄惄于余不遠千里而來告之以道若惟恐其終廢焉者嗚呼又可感也于是

留數日將去送之于西湖書其言而誌之且以爲別

與左仲甫書

仲甫執事前者奉書適苦頭痛言辭草猝懷不能盡凡天下之患在事至而無人任之無人任之者非無人爲之也爲之而不足以勝之也凡爲其事者未有不欲人之任之也非其人而任之事非以此人爲果足以勝之也知其不足以勝之而無勝之者之可以代之故不得已而聽其事之不勝也夫用人之道若良賈之息物然陸而資舟水而資車故時用物而不置事之至也而求勝之焉者此其所以無人也識足以察之權足以致

之是之謂豫事。凡今之有其權者皆不足以言此者也。或可與之言則又不足以察此者也。州縣官之于權可謂微矣。雖然事之至而所欲求者其與有其權者有以異乎？無以異也。仲甫之于此有其責矣。其亦知之矣。而識又足以察之。然則有其權者不足與言。可與言者非仲甫而誰哉？仲甫之官不足以奔走天下之士。仲甫之財不足以延攬天下之士。然而望之于仲甫者以仲甫之自有可用之權也。知縣者民之父母也。未有一家之人曠不相接而可以爲父母者也。未有子孫之才智僕隸之技力漫不相悉而可以爲父母者也。昔者宓子宰

單父有兄事者有父事者有師事者今之縣與古之邑大小殊矣民人戶口木嘗十倍而曰無其人者儻不然歟今仲甫之于所治搢紳之士草野之族下及吏胥之役亦嘗得其可任者歟其有之則吾于仲甫無以復言也如其求之而未得也其未嘗求之也則仲甫之責方今之務未有要于此者也夫鴻毛雖眾木若一翫諾諾盈側木當一十仲甫左右儻有周舍其人者乎其未有也其未嘗求也則仲甫雖盡相識者而泛愛之人人有得于仲甫其無益于仲甫之事可知也方今人才誠不易得仲甫氣夷而見遠當有以辨之大要不汲汲于世

俗而近于迂誕者乃爲才耳朋儕中如丁道久者庶幾
可以成就惜其奔走衣食恐遂役於塵俗不然則亦可
任之一人也惠言于天下事無一能曉不量其愚鄙輒
欲以狂言聞于執事執事其亦察之幸甚不宣

答莊卿珊書

卿珊足下得四月二十日書忻悚以愧僕不肖幼不知
學長而漫游行不足以自立文不足以自通過辱推許
誠非任受挹損之義自恆以上所不敢承況惠言之諭
諭者耶然吾子名家子學有源別質直不妄固知非苟
爲獎借而已蓋其有所篤好深嗜謙謙若不及中誠發

于天性推而達之而不自知其所施之非人僕豈惟媿吾子之推許已哉抑重媿吾子取道之勤勤爲所不及也自僕往京師鄉里之賢士聞其名者多矣嘗恨不及知而友之其或見之而無恨于不知者乃亦多有三歲以來略得相識然困于憂患心惛然不暇曉又奔走衣食汲汲靡底其慕而友之者卒歲不過三四見又嘗自恨友之而不足知之與向之不得友之也無有異去歲遊南陵與道久居三十日自以爲知之其聰敏特達志氣激發昭昭然在三代之上庶幾聖人之所爲進取者僕旣得其爲人稠人廣眾之中率語之以自壯吾子在

諸君子之中，內重而外厚，最可一望而識。文學于道久，議論性術，一宗于師僕之子，知吾子也。自以爲差易，而又堅之以道，久則吾之信于吾子者，其亦有以得之矣。自古非才之難成，之實難。其于今尤甚。何者？貧窮迫其中，而誹譽敗其外也。然天下之事，無藉爲之，則已爲之。有異于古乎哉？幸而不爲其事，則已爲之不必于古之人之爲之乎哉？才之天也。成之人也在天者，道久之與。卿、珊皆是矣。在人者，道久之與。卿、珊之志，皆是矣。二子者之成，豈不謂難哉？然吾謂二子者，有其志，則眾人之所難者，不足以難之。而二子者之不負乎其志，抑爲難。

也。僕材駢而精菴終以無所造就庶幾朋友之中多見有其人者而吾之求之亦未始屢得抑鄉里之士僕所未知者猶多卿珊必知之其儻爲我言吾得徧友之足矣遷改格序前錄去計己得見文辭雖不足道其亦可爲一簣之助耳舍弟方銳意爲學而迫于所難者憂恐猝猝未知所成就何如耳方暑自愛不宣

鄂不草堂圖記

嚴鎮市之南舊有園曰先春地平衍小不能三晦臺榭之飾甚儉池石花樹獨奇其外平疇長林帶以崇山雲物之態四望交集嚴鎮之爲園者莫及焉乾隆乙巳余

客巖鎮時園荒無人嘗以歲除之日與桐城王悔生披
離而入對語竟日是時朔風怒號樹木叫嘯敗葉荒草
堆積庭下時有行客闌門而視相與怪駭不知吾兩人
爲何如人也壁間有舊題則金君文舫及其兄筠莊季
星巖聯句詩蓋五六年前游詠之盛猶可想見而其時
筠莊官京師文舫星巖侍觀察公于吾郡皆不得相見
讀其詩俯仰今昔文爲之慷慨明年余與悔生皆去巖
鎮又十年余復來則園已爲文舫所有益治其傾圮位
置其樹石增以迤廊曲房高樓修除山若聳而高水若
淵而深花木魚鳥皆若相得而欣旣乃易其名曰鄂不

草堂誌昔游也。于是筠莊宦河東文舫則與星巖昞夕
歌嘯其中。燕飲屬客。余時時在坐。而是歲十月王晦生
適至信宿草堂乃去。當君兄弟日詠觴之時。豈意十
五年之後來爲斯園主人。而余與晦生十年之間。南
北奔走。適草堂之成而復得相遇于此。人生盛衰聚散。
大都如此。非偶然也。于是黃君純矣畫草堂圖。乃記其
後云。園于程氏。當明之某年。草堂于金氏。爲嘉慶元年。
編竹爲籬。方若干步。堂居東偏。西嚮。前有桂樹四堂之
左。曲廊迤以北。水閣在其北。少西南嚮。其下池怪石環
其池。池中爲梁。梁西有梧桐高三十尺。古藤練之。盡其

末下垂復土爲本相去六尺樓在池西方二丈四達
園曲池環之若矩夫葉盈焉其岸多老梅右如人立曲
池之西又樓之東嚮道夫葉上屬于方樓北降爲曲房
爲齋爲庖渴以東屬于水閣曲池之南爲畦春種芍藥
秋種菊畦東亭亭北值水閣牡丹在亭東其東紅豆樹
高四十尺三歲一實北直乎堂亥牋名應瑣內閣中書
不榮其官退而樂兄弟之樂君子以爲賢

江氏墓圖記

相莫之法由來遠矣班孟堅曰形法者大舉九州地域
以立城郭宮室審其吉凶譬律有長短而徵其聲非有

鬼神其數然也。然氣與形相爲首尾。有其氣而無其形。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則精微之獨異者焉。以其說不見於六經。傳其學者皆技術之士。言不能雅馴。學士罕道之。是以靡所折中。而迂怪荒亂之言縱矣。自宋以前地理家書著錄者七百餘卷。今其存者不百一。而元明以來僞妄之書徧天下。異學之禍。非獨儒術然也。傳曰。占水之法。以勢爲難。而形次之。方又次之。勢來形止。謂之全氣。夫氣之行乎地也。無平不之也。雖然。有散有聚。有發有斂。有和有乖。有滯有駁。是之謂八成。夫氣者。响也。响必有所積。積必有所起。起必有所分。分必有所。

會。是。故。欲。其。來。來。也。者。會。之。徵。也。來。也。者。無。不。往。也。有。
所。蓄。而。畜。有。所。畜。而。凝。來。者。畜。則。往。者。亦。來。是。故。欲。其。
止。止。也。者。凝。之。徵。也。雖。然。懼。其。氣。之。乖。也。故。陰。陽。以。沖。
之。逆。順。以。儻。之。死。生。以。物。之。猶。懼。其。駁。也。故。經。之。以。十。
二。兩。之。以。八。參。之。以。二。四。緯。之。以。四。十八。有。向。有。背。
有。右。有。左。故。曰。方。方。也。者。受。其。來。動。其。止。也。是。之。謂。三。
乘。世。之。謂。術。者。則。不。然。論。勢。則。蔽。於。五。行。而。不。窮。其。分。
變。論。形。則。眩。於。四。勢。而。不。察。其。頓。息。論。方。則。舛。於。星。卦。
而。不。原。其。條。理。紛。紜。回。互。百。變。萬。出。而。各。自。以。爲。神。鳴。
呼。揚。曾。不。作。其。誰。與。正。之。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所。以。安。

親之體魄也以親之體魄邀其利也者君子謂之逆雖然體魄之安于其地也吾不得而知也其禍于其子孫者其體魄不安焉吾見之矣故葬者以禍福爲之徵君子不欲言願有所弗廢也吾友江君少好學無所不窺以其先世之有未葬也乃精求地理之學古今之書悉通之考之以目驗決其是非若白在黑爲之十餘年乃始卜地以葬其祖及曾祖其族人紹蓮爲圖其地形而藏於家欲子孫之世有考也後十有八年余來新安始識君時質君以地理以君之論證之于書皆可信既觀君之葬有合于古者三焉一曰不趨正勢故審氣特

二曰不貪貴脈故乘氣親三曰不逐水向故用氣純信乎哉其有以寧其親也乃記其圖曰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辛丑歎江毓英葬其曾祖考朝議大夫霖公府君於所居北鄰笪箕塢之原以其曾祖妣徐恭人及其祖考朝議大夫虞在府君祖妣方恭人祔山祖于瑞金別于雞冠降于馬墳于法龍巨門穴左輔水貪狼來脈艮入氣甲葬乘甲向在申左加坤封之崇四尺圓十六尺碑於後向亦申右加庚就用水爲癸局真如圖嘉慶三年十二月八日武進張惠言書

周維城傳

興滅繼絕皆
史公法筆有
大小氣有厚
薄耳子居

嘉慶元年余游富陽知縣惲侯請余脩縣志未及屬橐而惲侯奉調余去富陽富陽高傳占君子人也爲余言周維城事甚具故爲之傳以遺後之脩志者

周豐字維城其先紹興人徙杭州世爲賈有貲父曰重章火災蕩其家流寓富陽重章富家子驟貧抑鬱無聊益跡弛不問生產遂大困尋死富陽豐爲兒時當天寒父中夜自外歸又無所得食輒引父足懷中以臥十餘歲父旣卒學賈晨有老人過肆與之語奇之立許字以女女李氏也豐事母起坐行步嘗先得其所欲飲食必親視然後進事雖劇必時時至母所視問輒去去少頃

卽又至母不覺其煩李氏女又能順之母脫有不富意
或端坐不語豐大懼皇皇然若無所容繞鄰盤旋呼阿
母不已聲悲慕如嬰兒視母顏色怡乃大喜又久之然
後退其子孫逮見者言其寢將寐必呼阿母將寤又如
之殆不自覺也豐年四十二時未有子病幾死過吳山
有相者睨之良久引其手指之曰是文如丹砂公殆有
隱德當有子富壽康寧自今始矣豐賈致富有子三人
孫六人子濂沅孫愷恒皆補學官弟子豐年八十四卒
如相者言豐於鄉里能行其德有長者行嘗有與同賈
者歸豐旣資之已而或檢其裝有豐肆中物以告豐豐

急令如故。戒誠勿言。其來待之如初。高傳占言曰。富陽人多稱豐能施與。好義然。豐嘗曰。吾愧吳翁。焦翁。吳翁者。徽州人。賈于富陽。每歲盡夜。懷金走里巷。見貧家。喫置其戶中。不使知也。焦翁者。江寧人。挾三百金之富陽。賈時。江水暴發。焦急呼漁者拯一人者與一金。凡數日。得若干人。畱肆中飲食之。俟水息。賈遺之歸。三百金立罄。二人者。今以問富陽人。不能知也。豐又嘗言。吾生平感婦翁。知我。嗚呼。市巷中固不乏士哉。

濟南知府莊君傳

莊君鈞字振和。自號曰斂坡。先世自鎮江之金壇徙武

孟堅退之之
問論亦有法

子居

進明宏治中有禪者中進士官山東參政其後子孫多顯武進之言世族者推莊氏以至君十世矣君少育於外王父劉文恪公于義乾隆初劉公奉節巡修畿輔河道君年十九隨幕府數爲劉公言水利事劉公甚奇之當是時直隸總督高公某方舉能任河工者曰孰有才如莊某而不早試之吏者乎卽上其名補霸州州判卓異升東安縣知縣磁州知州以與按察使有親例改河南禹州升直隸汝州尋升陝西漢中府知府畱河南改南陽仍調直隸大名府丁父艱服除授山東濟南府謹理濟東道按察使印卒於官君旣以高公舉任河工而

以後督方公觀承卓異薦其畱河南也以巡撫阿思哈
公奏而直隸總督周公元理請之故又調直隸君旣明
習水利事又長于治民所在大府爭欲任君以事其厯
州郡皆有殊績而君性謙謹未嘗自言及君之歿而其
子幼無以知君之詳獨得其卓卓稱誦于人人者四事
其一事曰磁州二漳水合于其西夏秋之間水潦至決
溢四漫或數百里無陸虛瀕河之吏歲賦帑築隄而捍
之潰又增焉以爲常君至州議曰水方悍而撓之以隄
是搏之也請穿河引之勢必殺總督方公然之疏于
朝報可如君所欲穿者漳患大息其二事曰漳之瀕有

棄地數千頃故民田也爲水敗獨其賦存吏以敲朴責之君請總督以聞盡蠲之良祠君于漳水上其三事曰汝州舊有衛衛有四屯衛之罷也并于州而諸屯距州二三百里遠徭役以爲病君爲州皆貰免屯之民立石誦焉其四事曰君始爲大名府歲大旱君謁守道請發粟賑道曰太守擅之乎咎誰執君曰府去省千里又移往返必旬月饑民旦暮且死何咎之云乎知府請任立檄大名元城出穀四萬石與民旣總督周公奏之有旨復與賑穀四萬石民無餓者是秋歲大稔

張惠言曰君之子軫與予交軫言君在東安時河水暴

至君乘小舟渡及中流舟覆僕役皆溺有躍而呼者曰此吾賢父母也遽入水負之出及其去大名民號哭而走送者百里不絕余以爲世多言今之民情不如古觀于君豈其然哉惜乎君之未得盡其所設施而其事又不得而盡傳之也余嘗游大名大名之人至今能道君之賑民粟也

封文林郎惲君墓誌銘

惲本楊氏漢平通侯惲其子違難以父名爲氏是日貞道爲梁相後遷于毗陵之黃山而葬焉子孫世爲毗陵人君之支祖曰巍明湖廣按察司副使卒亦葬黃山君

祖曰燮。臣父曰士璜。由君至副使幾世。由副使至梁相
幾世。武進當吳越之要。屢有兵燹。故其望族不及宋。以
上唯惲氏自漢子孫不他徙。能識其祖之居。葬至于今。
不婚楊氏。君之所居曰石橋。去黃山十里。自祖考皆不
仕。君以經授鄉里。教其三子爲人。好善而嫉惡。持之甚
嚴。辨取予甚力。不取虛美。不逐世法。獨行己志而已。患
溼疾。以嘉慶元年月日卒。年六十有三。其明年某月日
葬于其祖考之兆。南在所居之北。西三里。君之子敬嘗
試禮部。不第。君時已病。敬請歸省。輒弗許。其意欲以成
其子之名。以信其志也。已而以教習官學生得官。當選

爲知縣固非所欲。請于君，君命就選。其意又欲以所欲爲者屬之。予以施之民也。敬爲吏廉奉祿不足以豐養。君以疾困未能之所治。見其政成而君于是死矣。余與敬交最久。今年春卜葬吾母。先時請於敬以銘墓之文。敬許之矣。未及爲而遭君薨。嗚呼。吾母不得敬之銘。而乃使余銘君之葬也。其可感也夫。君諱輪字印槐。配鄭氏。考曰。縣學生賓石。今舉人環其兄也。內德盛茂。事君疾備至而不衰。子三人。長曰敬。江甯鄉試舉人。由浙江富陽縣知縣調江山縣以。

覃恩封君。武林郎配孺人。贈君之考如君妣。錢如配

鄭氏次敬次敷順天鄉試舉人女一適鄒氏孫二銘曰
是唯君子之親歸此幽德兮曜其後人千秋萬世兮無
或湮

楊君茹征墓誌銘

以後詩銘
子居

嘉慶三年七月三日陽湖楊君茹征卒其子嶧谷之友
王曰且以書訃張惠言於杭州且曰以君之好文章詞
人學士之交於嶧谷者無不愛且禮也而於吾子及莊
宇達畢訓咸三人者殆無日去諸口今其不幸而卒子
可無以銘其藏文曰君之行在門內父子昆弟請至湧
篤而無奇異可喜之事君之義在取予交接矜分循節

而無任氣矯俗之舉君之風概在鄉里朋友敬信愛樂而不得施尺寸之用以見于世懼遂無述于後使潛晦昧則後進者之恥也又曰方君病且革夢寐或囁言數日忽猛省誦詩曰有倫有脊自是神定如平常及將屬縗峒谷泣告曰大人行矣其擇高明光大之路而踰之君已不能言領之遂卒嗚呼觀君生死之際所以自持及父子之所以相助者其生平之所養豈苟焉而已哉張惠言曰古者取士以德行故士爲善于國不若爲善于家後世一以科舉試無用之文詞非是者擯不得任進士之有以自見者豈不鮮哉而世之論人者必求

其奇行高節繩墨之士則略弗稱道爲德者無以勸而俗以益媿其不以此歟如君者道足以治其行而無其值學足以淑其德而無其文惠足以博其施而無其財若乃矯異絕特之事以取傳道非君之所存也然則予之銘之也其容已乎君諱彙吉字茹征卒年七十一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原祖諱某考諱某妣某氏娶于某生子二人長卽嶧谷賢有文爲士宗師以廩膳生貢于學次曰某孫若干人曰某其近勇補學官弟子君爲人長疏皆有容音響清越論議侃侃晚多病竟日對客莊坐猶無倦色君每以不學爲憾前年春惠言將之歛謁君

別君命嶠谷館之夜分與嶠谷論易君在別室聽久更來相與譚名理多獲以是知君之未嘗不學也銘曰氣剛以嚴文直以介何德之方惠于交友敬以終始何道之常有所不取靡所不予以施之光自厥門內亦暨宗黨御乎州鄉自我罔怍自彼罔怨何行之臧猗乎君子而秉於不文而惡於不文歟我銘其幽以諱君子後其尚有聞歟

恭城知縣陸君祠版文

廣西恭城知縣陸君諱廣霖字用賓既卒之十七年其子繼輅以書請于張惠言曰先人之葬也丙闕中書趙

君懷玉既銘其墓然吾子今之有道德能文章者以繼
輶之獲與游而不能得一言以傳其先人人且疑先人
之有遺行而吾子弗之許也敢以爲請邑有吏如吾先
人而傳之俾有述抑亦吾子之責惠言媿謝非其人不
獲則條具其行事可諭者以爲版文俾著之廟將俟表
君之墓者刻焉其辭曰

君中乾隆三年順天鄉試舉人四年會試進士是時福
建知縣缺大吏以請

天子重其人特用新進士選補而君得連城進士之有
卽用知縣自君始君由連城知縣歷寧化順昌彰化而

順昌再任最後爲恭城縣署百色同知君爲知縣屢以公事失官凡三失官輒復以知縣用嘗保舉知府終不得遷卒以知縣爲同官牽連罷職焉君爲知縣二十餘年所治閩粵之間或在海中林箐谿峪夷民蠻獠盜賊廁處不可施以政地曠以隔俗擴悍睚眦語言挺刃矢相鬪結連黨羣千百爲輩吏相顧不敢問則縱弛羈縻冀且無事及其不可隱則嚴治以法痛芟艾之君以威惠爲治善摘伏鉤距中民之情偏言單辭應手立斷姦民巨豪先知其主名窟穴所在張闢發機壞其葫芽姦不得發寧化豪剽席玉其黨數百人號鐵尺爲鄉里害

君始至行縣召之至及其黨皆至遽執之眾大驚不知所爲皆首服諭十四人如法盜邱氏者居下泉里聚黨自衛積十餘年吏莫敢捕君致其族之爲諸生者喻之曰家有巨猾不能擒罪將及汝眾曰諾旬餘盜皆得而盜賊聞君之威亦不敢匿名捕之無不獲者嘗遣吏有所執取吏難之君曰不得吾親往至則已自械而待蓋其嚴如此然君實以平恕服之非以武猛爲務連城民有侮其族之貧者出其主于祠貧者怒火其祠遂相劫殺吏當之死君至致其族人于庭諭以情涕泣交下眾皆泣大感悔乃出火祠者于獄而反其主和如初臺灣

多漳泉兩郡人素不悅往往持兵闖因肆劫君之在彰化以事他出泉人乘君之不在也攻漳人于市眾大駭君聞馳歸親諭之咸解兵叩頭君子之杖其自彰化調順昌也守道以彰化多鴨寮曩時伺鴨者朱一桂以臺灣畔懲之謂君必禁斷乃去君曰此民業可禁耶審其籍令鄉里保任之君之寬厚喜全活人皆此類故終君所任無劇盜兵闖者曹獄無不決君所不直退無怨言謗辭君在閩嘗爲巡撫陳文恭公陳十二事曰崇貢院通水利整橋梁裕積貯廣郵亭興煤廠瑞士習嚴械關禁圃積廢閭神戒溺女止燒山陳公以爲善多見施行

其治縣亦皆用此。蓋君明習吏事，知大體。本末明，足以決之。強足以勝之。而屢起屢蹟，終不越縣令。又以廢退卒故，人多惜焉。君以善治獄聞，其事見于趙君之誌甚具。故采其大者而論之。君之卒以乾隆四十五年月日年七十五。以乾隆五十三年月日葬于孝仁鄉方基邨夫人高氏。莊氏祔子五人：繼輅最小，賢而有文。孫耀適亦與余善。

系曰：君之宗自福始。祖廷煌父載，起世有緒。以至君顯其德，施於民。胡起之、胡蹟之、胡有才而已。斯君有子亦作宰，門未昌。其有待君之季，維其賢。亦有孫世作程澤。

之業于是存有不信訛此文

先府君行實

先府君諱蟾賓字步青號雲墀姓張氏其先自宋初由滁遷常州常州之張多由滁諸牒廢世不可紀其後曰端當明宏治中居南門德安里是爲大南門張氏張氏非大南門不共譜端孫欽欽生洲洲生宏道萬曆中舉於鄉官開封府通判生典典生以鼎以鼎生銘樞銘樞生采采生金第娶于白生府君自典至金第皆補郡縣學生有文章名世以教授爲事而銘樞當明之亡獨不爲制舉業至府君生九歲而孤有兄曰思楷弟曰瑞斗

家貧日不得再食奉白孺人教兄弟相厲以儒學補府學生試高等廩膳常教授鄉里間其後游沅州一歲得疾歸遂卒年三十有八府君旣不得志于世無所表見又不獲永其年充所學以致不朽所論著皆未就其卒時惠言方四歲翊遺腹四月而生凡其言行可紀者弗得聞聞之于人所傳文弗敢審而府君之執友湯先生賈軻鄭先生夢楊篤行君子也知府君深守道德不毀譽故著其言以爲府君行實焉湯先生曰君好學深思不事穿鑿善爲詩及制舉文操紙筆立就性沈摯寡欲少言尤不喜說人過與人交不設城府久而能敬鄭先

生曰薛心筠董仲容湯賓輅君兄弟總角交也賓輅抗希古人好考核故事不輕出門戶君兄弟與仲容則常集于薛氏子亦時時在坐雍容出論議率常連日夜君色溫而恭言簡而中余心敬賓輅而酷愛君謂兩人子入道近也篤于孝友平生未嘗與人迕人亦未嘗迕君或問之曰天壤間何處可使性氣其爲人如此鄭先生又言府君有異表中夜目光閃閃或一二尺許嘗自言秋夜偶翫月見河漢間雲鱗鱗士女數十人雲裳霞佩執諸樂器飄飄過太虛膚髮纖悉可辨云湯先生名修業鄭先生名環皆常州武進人

先祖妣事略

子長孟聖敘
事生動淋漓
承祚以簡失
之後人不簡
而亦失之可
笑也此文前
半真妙極也
子居

先祖妣白孺人年二十二歸我先祖考政誠府君生子三人女二人政誠府君倜儻好學通六藝諸子之書天游占天津商籍鄉試順天俄得疾卒京師年三十五是歲雍正十一年也訃至孺人慟絕是時文復府君年七十呼曰天乎兒與婦偕亡乎頃之孺人蘇文復府君曰我老矣諸孤幼新婦死耶孺人泣謝曰不敢明年文復府君病及革顧孺人泣曰吾死矣諸孤與新婦爲命新婦存一日諸孤亦存一日也哀久唏噓曰貧甚無可

倚者吾死新婦存耶孺人泣對曰新婦生死與諸孤俱文復府君遂卒是時孺人三子曰思楷年十一歲曰蟾賓九歲曰瑞斗六歲兩女少長年十二三歲孺人率二女紡織以爲食而課三子讀書口授四子毛詩爲之講解有疑義取筆記俟伯叔父至者就質焉或謂孺人家至貧令兒習他業可以餬口今使之讀讀未成餓死矣孺人曰自吾翁而上五世爲文儒吾夫繼之至吾子而澤斬吾不可以見吾翁卒命之學文復府君有弟曰衍黃老矣教授於家憐諸孫恆誨之嘗語孺人曰而子可教吾欲嚴督之念其枵腹不忍也孺人謝曰翁幸督之

楊腹何病焉及孺人所以教言行出入閭閻三子皆以文行有聲自文復府君卒後十數年日常不得再食冬衣無柳夏無帳食以糠覈爲粥唯歲時及家忌日乃具蔬食以祭孺人曰雖不成禮不敢闕也戚族中有周恤之者一泉一粟皆簿記之曰他日不可不報而政誠府君之卒於都也內閣中書許公宏聲爲經紀其喪文復府君之終事則衍黃辦之孺人尤感焉曰吾子孫勿忘此大德孺人後政誠府君二十六年以乾隆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卒年六十有四考諱琪武進學生母吳太孺人政誠府君諱金第天津府學生文復府君諱采武

進縣學生孺人之在室也吳太孺人病孺人割股肉和藥以進病輒愈及文復府君疾革孺人復割股以進焉及其卒也子瑞斗亦爲之割股孺人喜釋氏書晚乃蔬食曰此亦安心一法至於僧尼寺觀母許往來以爲家教孺人子思楷縣學生蟾賓府學廩膳生惠言之父也女婿曰趙體元邵規方孫三人曰富言惠言翊孫女三人婿曰董達章子某許某曾孫五人孺人卒之五年子蟾賓亦卒其明年思楷及瑞斗奉孺人之柩合葬于加冠橋政誠府君之兆知縣黃公瑞鵬表之曰純孝苦節嘉慶年月日孫惠言謹述

鈞算極細轉
勒處俱大神
力俗人止知
目爲至性爲
文子居

先妣事略

先妣姓姜氏考諱本維武進縣學增廣生其先世居鎮江丹陽之滕郵遷武進者四世矣先妣年十九歸我府君十年凡生兩男兩女殤其二唯姊觀書及惠言在而府君卒卒後四月遺腹生翊是時先妣年二十九姊八歲惠言四歲矣府君少孤兄弟三人資教授以養先祖母先祖母卒各異財世父別貲屋居城中府君旣卒家無一夕儲世父曰吾弟不幸以沒兩兒未成立是我責也然世父亦貧省齏口食常以歲時減分錢米而先妣與姊作女工以給焉惠言年九歲世父命就城中與兄

學逾月時乃一歸省一日暮歸無以爲夕飧各不食而寢遲明惠言餓不能起先妣曰兒不憤餓億耶吾與而姊而弟時時如此也惠言泣先妣亦泣時有從姊乞一錢買糕啗惠言比日昳乃貰貨得米爲粥而食惠言依世父居讀書四年反先妣命授翊書先妣與姊課鍼黹常數綫爲節每晨起盡三十綫然後作炊夜則然一燈先妣與姊相對坐惠言兄弟持書倚其側鍼聲與讀聲相和也漏四下惠言姊弟各寢先妣乃就寢然先妣雖不給於食惠言等衣履未嘗不完三黨親戚吉凶遣問之禮未嘗闕鄉里之窮乏來告者未嘗不佽卹也先是

先祖早卒。先祖妣白太孺人。恃紡績以撫府君兄弟。至于成人教之以禮法。孝弟甚備。里黨稱之以爲賢。及先妣之艱難困苦。一如白太孺人時。所以教惠言等者。人以爲與白太孺人無不合也。先妣逮事白太孺人五年。嘗得白太孺人歡。于先後委婉備至。于人無所忤。又善教誨人。與之居者皆悅而化。妣適同邑董氏。其姑錢太君。與先妣尤相得。虛其室假先妣居。先妣由是徙居城中。每歲時過故居里中。諸母爭要請致殷勤。唯恐速去。及先妣卒。內外長幼無不失聲。及姻親之贊獲。皆爲流涕。先妣以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九。

以嘉慶二年正月十二日權葬于小東門橋之祖塋俟
卜地而窩焉府君姓張氏諱蟾賓字步青常州府學廩
膳生世居城南郊德安里惠言乾隆丙午科舉人翊武
進縣學生爲叔父後觀書之壻曰董達章國子監生嗚
呼先妣自府君卒三十年更困苦慘酷其可言者止此
什伯于此者不可得而言也嘗憶惠言五歲時先妣日
夜哭泣數十日忽蒙被晝臥惠言戲牀下以爲母倦哭
而寢也須臾族母至乃知引帶自經幸而得蘇而先妣
疾惠言在京師聞狀馳歸已不及五十一日嗚呼天降
罰于惠言獨使之無父無母也耶而于先妣何其酷也

茗柯文二編卷下終